#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二三

詳校官修撰臣錢棨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録監生臣許祖懐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二

有虞氏帝舜

舜典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

放勲以成功言重華即重放勲之華也協于帝則自欽明而下皆與帝堯協矣然聖德則一而資質功力氣象自各不同故又以濬哲以下形容之光被至時雍君道也玄德至弗迷臣道也伏生以舜典合于堯典欽哉以下即受之以慎徽五典孔安國古文尚書復出此篇古文孝平時始列學官尋以亂廢終漢世不列學官東晉會稽内史梅賾始上其書而缺舜典學者以今文補之起自慎

微五典齊建武中吳人姚方興上孔傳舜典多曰若稽古以下二十八字未幾方興以罪誅人無信者江陵版蕩其文北入中原北方學者咸信之隋開皇中得為全書子王子曰史官本為虞作典推及堯爾蓋舜之功即堯之功故係之曰堯典孟子曰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勲乃殂落今皆載于舜典有以證孟子所讀堯典未嘗分也孔壁之分以冊書舒卷之長分之無他義也自蕭齊姚方興以二十八字加於慎徽五典之上然後典分為二勢不得合矣且玄德二字六經無此語此莊老之言晉宋所尚愚知其非本語履祥按重華見於楚辭玄德見於淮南子則此二十八字虞書當已有之非至宋齊間方作此附會也今存之以俟來哲

丙戌元載月正元日格于文祖咨二十有二人

書曰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蘊氏曰受終告攝此告即位也詢于四岳

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四岳羣朝元老其職周知四方故首詢之闢四門者來四方之賢明四目者察四方之事達四聰者通四方之言皆四岳職也呂氏曰舜繼堯法度章禮樂著而又野無遺賢嘉言罔伏舜至此復詢闢明達何哉天子初政如日之升方積陰之後日之初升則固光明精彩矣若常晴之後日之朝升其光明精彩亦自若也舜之繼堯其常晴之出日與愚謂天下之大一日照察之不及則一日有所遺是以聖人常慮其不及也況當初政之日乎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牧養也每州以諸侯之長為牧專任養民之事諸侯固各牧其民然或各私其國曲防遏糴州牧所以通濟之也故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惟時言民食不可後時也養民者視年之上下而為之備視地之豐耗而為之通周知民之貧困孤寡者而為之

恤不使民食之後時也崇厚道德信任元善畏難任佞牧率諸侯者意尚如此則當時治體風俗可知矣十二州冀豫為中餘州皆外邊四裔蠻夷率服蓋推言其效也

舜曰咨四岳此特書舜曰則此前稱帝者堯也以後稱帝者舜也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舜前以百揆攝政至是即位而別命百揆焉庸民功謂愛民之功也載事也亮明也采亦事也即熙載也惠如安民則惠之惠即奮庸也二典之疇皆謂誰言有能奮起民功而明帝堯之事者使宅百揆以亮相吾之事與吾之仁其誰乎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平水土者司空之職惟時則指百揆之職朱子曰帝咨禹使仍作司空而兼行百揆之事錄其舊績而勉其新功也以司空兼百揆如周以六卿兼三公後世以他官平章事知政事亦此類也禹拜稽

首讓于稷契曁臯陶帝曰俞汝往哉帝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棄之為稷久矣帝始即位因其職而申命之也舜典凡不咨而命命而不讓者皆因其職而申命之也阻饑謂或阻於饑時者不失農時也古者聖人以時教民稼穡常有再登三登之積不使之阻於饑也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契一作禼又作萬孟子曰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孟子所載初命契之詞也書則因其職而申命之也帝曰臯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朱子曰夏明而

大也中國文明之地故曰華夏刼人曰寇殺人曰賊在外曰姦在內曰宄士理官也服服其罪也三就孔氏以為大罪於原野大夫於朝士於市不知何據竊恐惟大辟棄之於市宮辟則下蠶室餘刑亦就屏處蓋非死刑不欲使風中其瘡誤而至死聖人之仁也五流五等象刑之當宥者也五宅三居者流雖有五而宅之但為三等之居也孔氏以為大罪居於四裔次則九州之外次則千里之外雖亦未見其所據大槩當畧近之此亦因禹之讓而申命之〇前后稷養之司徒教之其不化者則有士師之刑猾亂也謂蠻夷之氣習汙染華夏於是有寇賊姦宄也皋陶為士舊矣至此聖人又制為三就三居之等惟明克允蓋折獄不明豈能當其罪而服人心此最聖人之要旨舊說二十二人不言兵政蓋總皋陶掌刑之職故蠻夷猾夏苗頑不率帝舜皆以委皋陶古者封建之世亦無大夷狄聖人在上亦無大征伐故外以蠻夷委州牧內以委刑官所謂大刑用甲兵也兵

藏於田賦徒衆掌於司徒戎器制於共工馬政兼於朕虞則兵政無專官自不廢事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此敎民利器用為國除器械也所謂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辯民器者也凡百工之事共工主之凡言汝諧者謂能調和其徒屬也朱子曰若順其理而治之也曲禮六工有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周禮有攻木之工攻金之工攻皮之工設色之工刮摩之工搏埴之工皆是也帝問誰能順治予百工之事者垂臣名有巧思莊子曰攦工垂之指即此也共工官名共供也言供其事也殳斨伯與二臣名往哉汝諧言汝往和其職不聽其讓也路史曰殳國名伯陵之子所封其後有殳斨又作朱戕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

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此虞衡之職各順動植飛走之性而封植蕃毓之取之以時用之以節使材木不可勝用鳥獸魚鼈不可勝食馬畜繁息澤及萬物者也朱子曰上下山林澤藪也虞掌山澤之官周禮分為虞衡屬於夏官朱虎熊羆四臣名也高辛氏之子有曰仲虎仲熊意以獸為名者亦以其能服是獸而得名歟史記謂朱虎熊羆為伯益之佐前殳斨伯與當亦為垂之佐也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朱子曰典主也三禮祀天神享人鬼祭地祇之禮也伯夷臣名姜姓秩敘也宗祖廟也秩宗主敘次百神之官而專以秩宗名之者蓋以宗廟為主也周禮亦謂之宗伯

而都家皆有宗人之官以掌祭祀之事亦此意也夙寅敬畏也直者心無私曲之謂人能敬以直内不使少有私曲則其心潔清而無物慾之汚可以交於神明矣

夔龍二臣名○按周太史曰姜伯夷之後也史記叙齊世家繫出四岳及其叙十一國則又曰伯夷之後周封於齊豈伯夷四岳之子與若是則岳為能内舉矣夫禮樂之本同體異用伯夷遜于夔龍則夔亦固可掌禮矣而謂其達於樂不達於禮是豈夫子之言哉帝曰

夔命汝典樂教冑子也冑子者自天子以至於士之長子也是皆將繼其父以有天下國家

職位之責者故教之尤專古之教者非有簡編文字之多也而必以樂蓋簡編文字者聞見之粗而樂者轉移氣質之妙也所以消融其查滓滌蕩其血氣而涵暢乎中和者其妙機在乎是也今之教者皆其粗而已矣故程子曰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

直而温寛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

傲此敎胄子之目也人之氣禀不同故其性質有異非數端所能盡者胄子生長富貴之家其性氣惟是數端為多也直而使之溫寬而使之栗所以濟其偏也剛而使之無虐簡而使之無傲所以防其過也然皋陶九德之目亦自是數端而細推之

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此典樂之目也天理流行具於人心感而為詩者無非天理之眞機也而況聖人在上治化清明則人心感而為詩者此固和氣之所發也聖人以其足以暢和氣感人心存啓發驗政化格人神於是採而播之樂夫其有詩也則必有聲音唱詠以歌之歌所以詠其言也夫其有歌也則必有清濁高下以節之五聲所以依其永也律呂者又清濁高下之度所以協其清濁高下而被之八音者也然既依諸聲則自有其節而可以協諸律呂既協諸律呂則聲有其度而可以諧之八音音有其諧則可以

成其韻調也此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樂之原也

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堲疾之也殄絕也讒邪之說使人眛於所聞是絕人

為善之行也一曰殄者過絕之行中庸所謂行怪者也震驚朕師者謂其駭衆亂群也邪說之行其勢起於民

情之不達政化之不明故俗移於下而上不知令出於上而下不聞此讒說之所以行也納言所以伸民言而

觀民風也出納朕命惟允所以審君言而播民教也此道化所以通於民民心所以化於上而邪說所以不行

也夫邪說詖行古今要不能無顧唐虞之時風俗醇厚政化修明一有讒說殄行之興則衆以為駭上以為疾

而觀民風修教化所以邪說者不得作後世上無教下無學邪說詖行肆然行於其間民皆安之而上之人又

或從而助之此所以莫之禁也噫其來久矣○書稱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又曰工以納

言時而颺之然則納言典樂二職固相關也此夔龍帝所以並命與後世出納之司則有之納言則非矣

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欽之一辭堯舜之心法前後所以相傳君臣所以相警惟此一語二十二人之命雖人各有一職職各有所重而欽之一辭實總而終之無此心則職荒矣

禹皋陶相與陳謨古者聖人君臣以有天下為重事不以位為樂方帝堯在上而舜登庸詢事考言既而堯老舜攝舜順堯於上而上而酌行於下二聖人在上禹皋未必有言也至是堯崩天下歸舜而舜既為天子矣一聖人在上故禹皋始相與陳謨以輔成之故史記曰皋陶作士以理民帝舜朝禹伯夷皋陶相與語帝前皋陶述其謨曰云云而帝又命禹曰汝

亦昌言履祥按伯夷當作伯益蓋禹謨所載克艱之說而帝舜謂惟帝時允伯益亦復陳帝堯之德而又有儆戒之謨禹曰帝慎乃在位有天其申命之說而帝又有臣鄰之咨有作股肱耳目之咨是皆舜始為天子君臣相警之辭故今繫臯陶謨益稷之篇於初年之下若禹謨則附格汝禹之年其實舜典為經而三謨乃其傳善觀書者亦當以謨附典而觀之

臯陶謨粵若稽古臯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俞如何臯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俞允迪厥德勉君也謨明弼諧勉臣也有允迪厥德之君則有謨明弼諧之臣古人言行無二致臯陶以此二語為平日立言之首蓋其所允蹈之者故臯謨之首史記不

假他語以賛臯而以此二語之謨為首慎厥身修思永惇叙九族允迪厥德之事也庶明勵翼謨明弼諧之義也自謹厥身修以至邇可遠在茲即大學之道也凡臯陶之言體用具備品節詳明簡而盡詳而粹前古以來未有若此篇者其萬古立言之法與後世稱臯陶者獨以謨名信乎不可及矣臯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此推明為治之綱要在此二者而知人又所以安民也終篇發明皆知人安民之目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哲惠二字古者聖仁之異稱哲者聖之資惠者仁之功也帝堯也言二事雖帝堯亦未易盡使二事而易盡則何以有工兜三苗臯陶之慮哉唐虞君臣皆自以為不足故其言如此

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此以下言知人也言人之德見於行者其凡有九而論其人之有德者固當歷述其於九德之行有幾事實也禹曰何皋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祇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此知人之目也以此九者定有德之名其別凡十有八字而合為九德者自寬以至彊九者其氣質之性也自栗以至義九者其變化進修之學也有上九者而無下九者以濟之是氣禀之偏非所以為德之中也寬

者多不堅密是弛也故寬而栗則為德柔者多不能卓立是弱也故柔而立則為德愿者多同流合汚而不莊是鄉愿也故愿而恭則為德治亂曰亂謂有治亂解紛之材也能此者多恃材而易忽故亂而敬則為德擾者馴熟而易耎故擾而毅則為德直者徑行而易訐故直而溫則為德簡易者多不修廉隅故以簡而廉為德剛者多無止蓄故以剛而塞為德一曰塞實也實則非素厲也塞古文作寋彊者恃勇而不審宜故以彊而義為德有常者謂有是德而能持久者也若今日寬栗而後日不然一事彊毅而他事不爾則不常易變不足為成德也故雖有是九德必能有常則始足為有德之人用之則得矣小人勉彊於一時亦似有德然未幾而變用之豈可保其福哉凡是九德也得其三而用之則有家之事振舉矣得其六而用之則一國之事精明矣至於翕受敷施盡得而用之則職無不修治無不舉而裁成輔相之事無不成矣蓋以得人多寡為治道

小大之差也日宣日嚴疑作日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此章又自君心推之以結知人之本而起安民之端也天下之治雖散於條目顯設之間實在於戒謹恐懼之本無是心則雖有政不行焉此皐陶警切之意聖賢論治之本也天敘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此安民之目也天敘者天理自然之倫敘也其典則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五典也敕則正之惇則厚之也民德之不厚以五典之未正正五典所以厚之也天秩者天理自然之品節也其禮吉凶軍賓嘉之五禮也自則自我制之庸則自我用之也禮

之不行以制之非出於上也故自我制之所以庸之也同寅者即典禮以同人心之寅協人心之恭和人心之衷均有以全其降衷之初也舊說君臣則文意似不相入安民者先之以五典之教以導之繼之以五禮之制以齊之則斯民莫不安行乎天理之中矣全此者為德於是乎有賞悖是者為罪於是乎有刑政事則因刑賞而舉凡治民之事者言之也典禮賞刑安民之綱目始終本末備於此矣此固聖賢之所謂安民者與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

聰明聽其言視其行也明威監其德禍其淫也尚書古文威皆作畏此節言天心由於民而民心不可欺有民者不可以不敬前章言知人之目而以人之代天終之後章言安民之目而以天之自民終之警戒之意深矣

皋陶曰朕言惠可厎行禹曰俞乃言厎可績皋陶

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皐陶之陳謨悉矣其切於悟主也故終之曰朕言惠可底行欲人不以為空言而必行之也其切於自反也故又繼之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欲已不為空言而輔之也行帝曰來禹汝亦昌言帝以皐陶既陳知人安民之謨因呼禹使亦陳其昌言伏生今文益稷合於皐陶謨篇末文勢相接史記亦同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皐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蔡氏書集傳曰四載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山乘樏也輴史記作橇漢書作毳以板為之其狀如箕擿行泥上樏史記作橋漢書作梮以鐵為之其形似錐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也蓋禹治水之時乘此四載以跋履山川踐行險阻者也隨山刊木暨益奏庶

鮮食血食曰鮮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此井地之原也蔡氏曰一畝之間廣丈深尺曰畎一同之間廣二尋深二仞曰澮畎澮之間有遂有溝有洫皆通田間水道以小注大言畎澮而不及遂溝洫者舉小大以包其餘也先決九川之水使各通於海次濬畎澮之水使各通於川也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隨山刊木之初益焚山澤為民奏魚獸之食此其初救民之權宜也決川濬畎之際稷降播種為民舉艱鮮之食此其中民食之兼舉也至於懋遷有無之後穀粟通行而烝民皆乃粒之食此其末民食之皆足也古者民食素備雖有九年之水民無菜色然自鯀九載之後水患既久五穀不登民食竭矣聖人所以為通濟之術如此

皐陶曰俞師汝昌言禹自敘其功云爾皐陶俞之可矣而復曰師之何也蓋禹

所言者孜孜之實天下事功未有不自艱難辛苦孜孜而後能成之者此真實用功之語所以為可師與禹

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

止者静也謂未動之時也安猶保養也幾事端之微也康安静而不為也大抵君心當静止無為之時必安静以存養之惟當察其幾微之端亦惟當守其康靖無為之規其為之輔弼者亦於此時而常致其忠直之益必如是而後可以善其動動而惬乎人心之同然而其心明白無瑕天命自與之悠久矣臣哉鄰哉鄰哉臣哉帝深感弼直之辭而又反復嘆咏以相資也鄰即四鄰詳見下文禹

曰俞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

宣力四方汝為左右有民導之也明倫齊禮所以扶持人心之中也宣力四方者安之也興利除害所以維持天下之勢也

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蔡氏曰黄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則上衣下裳之制創自黄帝而成於堯舜也日月星辰取其照臨山取其鎮龍取其變華蟲雉取其文會繪也六者繪之於衣宗彝虎蜼取其孝藻水草取其潔火取其明粉米白米取其養黼若斧形取其斷黻為兩已相背取其辨絺鄭氏讀為黹紩也紩以為繡也六者繡之於裳所謂十二章也采者青黄赤白黑也色者言施之於繒帛也繪於衣繡於裳皆雜施五采以為五色也汝明者汝當明其尊卑之差等也○衣服繪畫之末聖人顧重之與左右宣力四方竝言之何也此制禮之凖也龜

山楊氏曰衣服所以彰有德五服五章或加非所稱不明孰甚焉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五言者言之比於五聲有清濁高下之節者所謂詩也納之者采詩以知民俗出之者播之於樂以感人心也凡人情之感動為風土之歌謠於是有詩焉古有采詩之官采其詩以律呂諧其聲被之於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而謂之樂因其聲音之和平怨怒而後其政化之得失民俗之所感者可知也此其所謂納五言者也擇其所感者正其所道者雅其聲安以平其樂淡以和者用之鄉人邦國使里巷之間皆弦歌之音聽之者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此所謂出五言者也○汝明以上聖人之制禮也汝聽以上聖人之作樂也禮莫先於服章之等故以作服為重樂本出於言志之詩故以五言為主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

有後言欽四鄰漢伏生曰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天子中立而聽朝則四聖維之是以慮無失計舉無過事故書曰欽四鄰此之謂也○履祥按書有四鄰而文王世子亦有設四輔及三公之言四輔即四鄰也三公者天子師之而不敢臣者也四輔者豈天子鄰之而不敢臣者故謂之鄰與

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竝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有虞之盛聖人屢以讒說為憂既墍之又扑以教刑蓋太平之世後生小子乃逸乃諺既誕雖士大夫或不免後世風流清談文詞放言皆此類也惟聖人則知生於其心播於其口必亂於其政故獨憂之而亦以命禹侯射侯也明敎之也庶頑讒說敎之而以射侯為先不其迂乎蓋古者世簡風質非有文字之繁古之敎人

者其義理寓於禮制猶今之教人者其義理寓於方策也故古之教者以射侯猶今之教者以書冊也夫射者體欲其比於禮節欲其比於樂正其心而後可中多也此射之為教所以先也納言即所納之五言時而颺之則播之樂以出之所以教也射禮也納言樂也書識格庸政也撻記否威刑也禮樂刑政聖人所以同民心也○百揆之職無所不總聞六律五聲所以命夔者也化庶頑讒說所以命龍者也禮所以命秩宗刑所以命皐陶者也而皆以命禹相職無所不統所以總其綱維而經緯之者與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 俞哉者與春秋傳公曰諾哉意同口然而心不然之辭黎獻黎民之賢者也敷

納下陳而上納也明庶明其衆庶也禹俞舜之命而又有所言謂化頑讒者以明明德於天下為本以舉賢才為先以考功實為務則誰敢不讓敢不敬應而為此傲放縱誕之讒說哉不如是則頑讒之風浸淫於士大夫而敷同日奏罔功矣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罔水行舟朋淫於家用殄厥世讒說之興本於遨遊之習而人君身心又臣民政化之本一或以太平自縱則風化之壞端自是始故禹勉舜以明德為本又舉丹朱以傲德為戒舜與朱聖狂相逺然其幾本一間耳禹蓋用功於自治故言之懇切如此頟頟不休息貌所謂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也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塗山在今濠州吕氏春秋曰禹娶塗山氏女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日

復往治水屨祥按禹娶塗山與生啓亦皆治水八年間事前後非一時新婚四日而不畱是禹不暇顧其妻也生啓呱呱而不入是禹不暇顧其子也禹自言不暇顧其妻子耳而或者之說多妄矣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孔氏曰治洪水一州用三萬庸大傳曰古者處師八家而為鄰三鄰而為朋三朋而為里五里而為邑十邑而為都十都而為師州十有二師馬鄭氏曰州凡四十三萬二千家此蓋虞夏之數也蔡氏曰十二師者每州立十二諸侯以為之師使之相牧以糾羣后也屨祥按以下文考之蔡氏之說為正禮記所謂三十國之正傳所謂為諸侯師蓋此名猶存爾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九州之外迫於四海每方各建五人以為之長而統率之也聖人經理之制其詳內畧外者如此謂十二師五長內外各迪有功而獨苗頑不

卽工則苗之頑又有大於庶頑者庶頑之讒轉移之機尚在我苗頑之頑為中國患而轉移之間有未易致力者故禹尤以苗頑為警也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皐陶方祇厥敘方施象刑惟明禹迪德皐陶刑帝舜化苗之機在此二者故兼以命禹皐

巡狩四岳八伯

虞夏傳曰維元祀巡狩四岳八伯鄭氏曰祀年也元年謂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之年也履祥按祀之與年歲古或通稱但各有所重與○又曰四岳之職出則為方伯後分置八伯履祥按八百蓋其時每方二伯也其名見下壇四奧鄭氏曰為壇祭四方之神沈四海鄭氏曰祭水曰沈封十有二山鄭氏曰祭者必封封亦壇也肇十有二州鄭氏曰肇域也

為營域以祭十有二州之分星樂正定樂名元祀代泰山貢兩伯之樂焉代岱通東嶽陽伯之樂舞侏離其歌聲比余謠名曰晳陽鄭氏曰陽伯猶言春伯春官秩宗也伯夷掌之侏離舞曲名言象物生有離根株也徒歌謂之謠其聲清濁比如余謠然後應律也晳當作析春厥民析晳陽樂正所定也是時契為司徒掌地官矣又舉禹掌天官羲本作儀伯之樂舞䕫哉其歌聲比大謠名曰南陽鄭氏曰儀當為羲羲仲之後也䕫動貌哉始也言象物應雷而動始出見也南任也中祀大交霍山貢兩伯之樂焉鄭氏曰中仲也古字通春為元夏為仲五月南廵狩仲祭大交氣於霍山也南交稱大交書曰夏伯之樂舞謾彧其歌聲比中謠名曰初慮宅南交也

鄭氏曰夏伯夏官司馬也棄掌之謾猶曼也或長貌猶物象之滋曼或然也初慮陽上極陰始謀也謾或為謗

羲伯之樂舞將陽其歌聲比大謡名曰朱于鄭氏曰將陽言象物之秀實動搖也干大也

秋祀柳穀華山貢兩伯之樂焉鄭氏曰八月西巡狩祭柳穀之氣於華山也柳聚也齊人語

秋伯之樂舞蔡俶其歌聲比小謡名曰苓落鄭氏曰秋伯秋官士皐陶掌之蔡猶衰也俶始也言象物之始衰也

和伯之樂舞玄鶴其歌聲比中謡名曰歸來鄭氏曰和伯和仲之後玄鶴象陽鳥之南也歸來言反其本也

幽都弘山祀貢兩伯之樂焉鄭氏曰弘山恒山也十有一月朔巡狩祀幽都之氣於恒山也互言之者明祭山北稱幽都也

冬伯之舞齊落鄭氏曰冬伯冬

官司空也垂掌之齊落終也
言象物之終也齊或為聚歌曰縵縵并論八音四會
鄭氏曰此上下有
脫辭其說未聞歸格于禰祖用特
履祥按諸侯必貢詩於天子傳曰貢兩伯之樂馬是
古者侯伯亦貢樂於天子也羲伯和伯豈羲和之後
以其知四方之風土氣候分為方伯耶舜巡四岳禮
樂之盛伏生秦博士逮見古書其所述諒哉昔者子
王子續儀禮經傳亦有取
馬今附于此以廣異聞云
三載考績發例於此後不屢書
五載箭韶樂成
書曰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

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蔡氏曰戞擊考擊也鳴球玉磬名也搏彈拊循也樂之始作升歌於堂上則堂上之樂惟取其聲之輕清者與人聲相比故曰以詠蓋戞擊鳴球搏拊琴瑟以合詠歌之聲也虞賓丹朱也丹朱在位與助祭羣后以德相讓則人無不和可知矣下堂下之樂管猶周禮所謂孤竹之管絲竹之管陰竹之管也鼗鼓如鼓而小有柄持而搖之則旁耳自擊柷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撞之令左右擊敔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籈櫟之籈長一尺以木為之始作則擊柷以合之將終則櫟敔以止之蓋節樂之器也笙以匏為之列管中又施簧於管端鏞大鐘也鐘與歌相應者曰頌鐘頌或謂之鏞大射禮樂人宿縣西階之西頌磬之南頌鐘即鏞鐘也上言以詠此言以間相對而言蓋與詠歌迭

奏也蹌蹌行動貌言樂音不獨感神人至於鳥獸無知亦且相率而舞蹌蹌然也簫古文作箾舞者所執之物說文云樂名箾韶蓋舜樂之總名今文作簫故先儒誤以簫管釋之九成者樂之九成也功以九叙故樂以九成鳳凰羽族之靈來儀來舞而有容儀也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堂上之樂也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堂下之樂也樂之作也依上下而遞奏間合而後曲成祖考尊神故言於堂上之樂鳥獸微物故言於堂下之樂九成致鳳尊異靈瑞故別言之也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夔論韶樂之所感備矣又申言之以明韶之所以感也韶之所以感有非樂正之所能與者此夔所以深嘆之鳥獸蹌蹌在衆樂備作之後鳳凰來儀在簫韶九成之餘而此云擊石拊石即百獸率舞何也韶樂以球為主絲竹革匏金木皆次之夔為樂正實掌鳴球而羣工以次舉之也故夔自言予擊石拊石而已

而百獸自率舞庶尹自允諧是則非予之所能知者是必有妙於聲音之間者矣蓋推本帝舜之德也千載之下韶有存焉者矣而不聞有來儀率舞之盛者蓋人亡政息音存而操變也

○虞夏傳曰維五祀定鐘石論人聲乃及鳥獸咸變於前鄭氏曰鳥獸率舞故更著四時推六律六吕詢十有二變而道弘廣鄭氏曰詢均也五作十道孝力為右鄭氏曰五作五教也十道謂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者也秋養耆老而春食鋪子乃勃然招樂興於大鹿之野鄭氏曰興成也樂以致天神出地祇假人鬼為成也

○樂記曰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故天子之為樂也

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穀時熟然後賞之以樂漢志曰帝舜命夔曰女典樂教胄子直而温寛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又以外賞諸侯故聞其音而德和省其詩而志正論其數而法立是以薦之郊廟則鬼神饗作之朝廷則羣臣和立之學官則萬民協聽者無不虛已竦神說而承流是以海内徧知上德被服其風光輝日新化行遷善而不知所以然至於萬物不夭天地順而嘉應降○家語曰舜彈五弦之琴造南風之詩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觧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

六載巡狩

書大傳曰五載一巡狩羣后德讓貢正聲而九族具成鄭氏曰族當為奏言諸侯貢其正聲而天子九奏之樂乃具成也雖禽獸之聲猶悉關於律鄭氏曰關猶入也樂者人性之所自有也故聖王巡十有二州觀其風俗習其性情因論十有二俗鄭氏曰今詩國風是也定以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著其素鄭氏曰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八音鐘鼓笙磬塤簫柷敔琴也七始黃鐘太蔟大呂南呂姑洗應鐘蕤賓也歌聲不應此則去之素猶始也履祥按此採詩作樂之始也蔟以為八此八伯之事也鄭氏曰蔟猶聚也樂音衆多聚之以為八也分定於五此五岳之事也五謂塤在北方鼓在東方之屬五音天音

也八聲天化也七始天統也鄭氏曰天所以理陰陽也

七載作大唐之歌

書大傳曰執事還歸二年謗然作大唐之歌鄭氏曰謗猶灼也大唐之歌歌美堯之禪也

九載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

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唐孔氏曰考績法明人皆自勵故得衆功皆廣也分北三苗即是黜幽之事故於考績之下言其流之分謂別之云北者言相背舜之黜陟善惡明也○古史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惟三苗之遺民為惡不悛乃

復分北處之以散其衆○分北之者分其民順化者與違命者猶後世部分夷狄為生户熟户也

履祥按有苗始末說者不同愚嘗綜其實書之所稱於前曰三苗於後曰有苗曰苗民書有異辭則事有不同矣蓋其始部落不一總謂三苗說見堯紀當堯之時竄三苗于三危罪其渠魁也當舜之時分北三苗則削其地分其民別其部落離其黨類於以黜陟亦以銷其勢也至其後徂征之時止曰有苗曰苗民而不復曰三苗云者蓋已竄之後既分之餘存者特其一種耳說者又謂分北之政在舜季年來格之後故係之舜典之末是又不然夫舜典之事初年之事也古者無事之世帝王有作其規模設施皆於其初年自是守之而天下治雖其間隨時消息蓋無幾也舜自初年即政分命羣賢三考黜陟庶績咸熙獨三苗以罪分北則自餘庶事可知矣故終之以陟方而餘不屢書焉且於典曰庶績咸熙分北三苗於謨曰

各廸有功苗頑弗即工則分北之事為三考黜幽之典在衆功咸熙之後無疑也非季年之事也且季年之事莫大於禪禹而典不書徂征亦不書何獨於分苗而特書之然則典之所書止其初年之大政所以權輿五十年之治者也若征苗之事則薦禹之餘如舜巡狩四岳肇州四罪之政不繫之堯而係之舜者也不然來格之後彼既服矣又從而分北之所謂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而謂聖人為之乎

十有四載帝作歌

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臯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

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隳哉帝拜曰俞往欽哉蔡氏曰勑戒勑幾事之微惟時者無時而不戒勑也惟幾者無事而不戒勑也蓋天命無常理亂安危相為倚伏頃刻謹畏之不存則怠荒之所自起毫髮幾微之不察則禍患之所自生不可不戒也此舜將欲作歌而先述其所以歌之意也股肱臣也元首君也人臣樂於趨事赴功則人君之治為之興起而百官之功皆廣也拜手稽首者首至手又至地也大言而疾曰颺率總率也言人君當總率群臣以起事功又必謹其所守之法度屢數也興事而數考其成則有課功覈實之效而無誕謾欺蔽之失兩言欽哉者興事考成二者皆所當深敬而不可忽也此臯陶將欲賡歌而先述其所以歌之意也賡續載成也叢脞煩碎也言君明則臣良而衆事皆安所以勸之也君行臣職煩瑣細碎則臣下懈怠不肯任

事而萬事隳廢所以戒之也舜作歌而責難於臣皐陶賡歌而責難於君君臣之相責難者如此有虞之治茲所以為不可及也與○虞夏傳曰惟十有四祀帝乃雍而歌者重篇於時俊乂百工相和而歌卿雲鄭氏曰卿當為慶天文志曰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為慶雲此和氣也帝乃偶之曰卿雲爛兮禮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八伯咸進稽首曰明明尚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弘于一人帝乃載歌旋持衡

履祥按十有四載傳敘其君臣之歌盛矣然莫大於勑天之歌而不言何也所謂雍而歌者重篇必有所歌之篇所謂帝乃載歌必有載歌之語意者明良之歌其在此時與今繫之此年而以傳附之

十有五載帝載歌

虞夏傳曰維十有五祀祀者貳尸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時順經萬姓允誠於予論樂配天之靈遷于賢聖莫不咸聽鼚乎鼓之軒乎舞之精華以竭褰裳去之於是乃八風修通卿雲叢聚蟠龍賁信於其藏蛟魚踴躍於其淵龜鼈咸出其穴此歌汲冢竹書亦有之然誤在伊尹祀桐宮之下考其辭非商歌也豈說經者以伊尹祀先王有古夏先后鳥獸魚鼈咸若之訓故以係之與鄭康成以為帝舜之歌宋書符瑞志亦謂當是時景星出房慶雲興帝乃載歌其辭若此是必它有考矣然愚玩其辭與其事以為登歌祀堯之詩

不可考矣今具存之以俟知者○子王子曰宋書慶雲之歌恐皆後人所託似不類賡歌氣象豈有重華君臣觀此雲瑞而動色作歌以慶之者乎

十有六載九叙惟歌

虞夏傳曰維十有四祀云云還歸二年鄭氏曰明十五年愚按當作十六而廟中苟有歌大化大訓六府九原而夏道興作叙原當作叙年

履祥按此九功之歌也大訓大化其三事之歌與九功之歌舊矣禹言於帝比音而樂之以勸其民使之不倦至是而歌之廟也其後禹有天下蓋常用之後世守之以為禹樂騷所謂啓九辨與九歌是也周官九德之歌九韶之舞以享人鬼蓋兼用虞夏之樂而說者以九歌為韶樂誤矣朱子曰九歌禹樂也所謂

九德之歌也九部舜樂也所謂九韶之舞是也瞽矇掌九德之歌比於六詩意其辭詳矣至戰國時騷亦屢言之豈及見其遺音耶後世不傳惜哉

丁巳三十有二載帝命禹總師據張氏紀年丁巳書薦禹於天此三十二載也而書曰朕宅帝位三十三載則自喪畢之年通數也

粤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朱子曰文命敷於四海即禹貢所謂東漸西被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者也史臣言禹既已布其文教于四海矣於是陳其謨以敬承于舜如下文所云也文命史記以為禹名蘊氏曰以文命為禹名則敷于四海者為何事耶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朱子曰曰已下即禹祗承于帝

之言也孔子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即此意也敏速也禹言君而不敢易其為君之道臣而不敢易其為臣之職夙夜祗懼各務盡其所當為者則其政事乃能修治而無邪慝下民自然觀感速化於善而不容已矣帝

曰俞允若兹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已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朱子曰舜然禹之言以為信能如此則必有以廣延衆論悉致羣賢而天下之民咸被其澤無不得其所矣然非忘私順理愛民好士之至無以及此而惟堯能之非常人所及也葢為謙辭以對而不敢自謂其必能舜之克艱於此亦可見矣無告指民困窮指士程子曰舍已從人最為難事已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猶懼守已者固而從人者輕也益

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

海為天下君朱子曰廣者大而無外運者行而不息大而能運則變化不測故自其大而化之而言則謂之聖自其聖而不可知而言則謂之神自其威之可畏而言則謂之武自其經緯政化而言則謂之文堯之初起不見於經傳稱其自唐侯特起為帝觀益之言理或然也或曰舜之所為帝者堯也羣臣之言帝者舜也蓋益因舜尊堯而遂美舜之德以勸之言不特堯能如此帝亦當然也今按此説固為有理但此語接連上句惟帝時克之下未應遽舍堯而譽舜又徒極稱其美而不見勸勉規戒之意唐虞之際未遽有此諛佞之風也依舊説贊堯為是此舜初年之謨所謂帝者皆述堯也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朱子曰惠從順迪道也逆反道也惠迪從逆猶曰順善從惡也禹言天道可畏吉凶之應於善惡猶影響之出於形聲也以見不可不艱者以此而終上文之意履祥謂舜因禹克艱之謨而論堯之克艱益因舜

論堯之時而推堯之德業蓋舜明堯之心而益明堯之德禹因益言堯得天之效而推言感格之由則又以警舜也

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無虞無可慮之時也無虞之時法度易弛逸樂易過故戒之疑謀勿成謂謀之未決者未可行凡事必已審決而後行也百志惟熙謂心之應事皆明而無所累也○益之言罔者五勿者三無者二皆儆戒之目也失法度逸樂戒其修諸身者也賢邪謀疑戒其施諸朝廷者也違道從欲戒其施於百姓者也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戒其不倦以終之雖達之夷狄可也干百姓譽與咈百姓二句相反須是兼看戒其干譽則或至咈民戒其咈

民則或至干譽要在道欲二字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此總言治之本原綱領也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此推言德政養民之目也所謂六府者府蓋官府之府六府所以裁成天地之性遂萬物之宜而致天下之利者也傳稱古者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故有五行之官所謂木工火工金工水工土工是也其在唐虞豈非六府與禮記殷制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典司六職蓋本有虞氏之舊制也土木水三司其名不易司草則穀府司貨則金府司器則火府鎔冶之事也鄭氏謂在周則司土土均也司木山虞也司水川衡也司草稻人也司貨廿人也然則其在有虞豈非司空朕虞后稷共工之職與或九官之外自有專司六府者與或當時六府以

事而名不必專職與六府各修其職矣而政事之大有三焉教之以正其德通之以利其用節之以厚其生此三事所以同天下也故謂之和正德則厚典庸禮之事如司徒敷教伯夷降典后夔典樂士制百姓皆是也利用即同律度量衡懋遷有無化居之事厚生則制用均節之事如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三年耕必餘一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荒水旱民無菜色是也舊說三事既指人力之為而六府乃指五行自然之利如此則並為九功非類例矣縱曰修屬人事可列為功然修與和對耳非正利厚三言之比也且行有五府有六土爰稼穡而離於上於義不通不若從禮記天子六府之說則六府以職言三事以事言而九功之說得矣六府之所掌三事之所運謂之九功皆有成績功緒謂之九敘民樂其樂利其利沐其化而歌其事采而貢之上之上之人比而成章謂之九歌九歌也者太史公所謂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者也蘓氏謂其辭事若豳風之

類其是與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自水土既平以來六府之修三事之和久矣和豫之世人情易緩庶事易弛故禹於此論德政養民之事必戒之用休謂時戒喻之而使之休休者知樂業安常之為美也必董之用威威古文作畏謂時董督之而使之畏畏者知廢事失常之為惡也必勸之以九歌九歌者以其昔日之歌協之律呂播之聲音用之鄉人邦國以及閭巷莫不歌之使民樂而不忘思而不貳勤而不倦焉此德政養民無窮之治也蘇氏謂九歌若豳風之類愚謂如此則周官吹豳詩以樂田畯吹豳頌以息老物亦勸民九歌之遺意與

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朱子謂舜因禹言養民之政而推其平水土之功以美之也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

汝惟不怠總朕師朱子曰九十曰耋百年曰期舜至是年已九十三矣總率也舜自言既老血氣已衰故倦于勤勞之事汝當勉力不怠而總率我衆也蓋命之攝位之事堯命舜曰陟帝位舜命禹曰總朕師者蓋堯欲使舜眞宅帝位舜讓弗嗣後惟居攝亦若是而已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皐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兹在兹釋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惟帝念功虞廷大臣德之相似者禹皐耳故禹於命攝之時所遜惟皐禹懼帝舜惟見已之功而不見皐之為功也故勉帝以念念兹在兹釋兹在兹者謂念之也熟則雖捨之而不可易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者謂言之也熟則雖外之而不可違禹以帝與已而不與皐或者言念之或遺而不見皐之功與如見皐之為功則自有不可捨皐而它與者此禹必

欲遜皐之辭也一説我念皐陶固在皐陶舍之不念亦在皐陶名之於言固在皐陶允出於心亦在皐陶亦通但與上下句帝念不相應爾

帝曰皐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禹恐帝舜不念皐之功故反覆以念功勉之帝固未嘗不深知皐之功也故因禹言以推明皐之功焉大抵皐之知見客於禹而禹之勞績著於皐禹之功天下所共知而皐之為功非舜禹不知也然帝雖不聽禹之遜而亦不遺皐之美雖美皐陶之功而不為遜位之辭觀於此而聖人公平正大之心又可見矣

皐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

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玆用不犯于有司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舜方推美皐陶之功皐則歸美於帝舜之德而帝復以美皐焉君臣有功更相歸美此固虞廷之盛然君臣之體相須以成實有不可相無者故其成功之交相歸美也帝曰來禹降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降孟子作洚洚水者洪水也成允成功者成實成之功也朱子曰允信也奏言而能踐其言試功而能有其功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上惟汝賢美其功也此惟汝賢美其心也有是心能有是功者鮮矣有是功而又有是心抑尤鮮也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矜者自大伐者加人

不矜不伐禹之所以為大 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歷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 朱子曰歷數者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歳時氣節之先後汝有盛德大功固知歷數當歸於汝汝終當升此大君之位不可辭也是時舜方命禹以居攝未即天位故以終陟言也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堯之授舜曰允執其中此授之以治天下之則也一人之治天下惟在於持此無過不及之則以裁天下之事使之各得而已爾舜之授禹也而益之以三言則又授之執中之則也天地一理運而為陰陽五行之氣其化生斯人也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而心者則理氣之會而知覺焉者也人心者知覺之生乎氣如耳目鼻口四肢與凡攻取之欲是也道心者知覺之生乎理如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蓋管乎耳目鼻口四肢者也生乎氣者固亦理之所有而易流於欲故危原乎理

者攝乎氣之中而不充則晦故微先言人心而後言道心蓋道心之所以微亦以人心之危有以微之也精則察此念之發為人心為道心也一則守道心之正而不貳也如此則自吾心而達之天下凡所云為皆有以得其中矣中即道之用也○朱子曰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為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為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眇而難見耳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人欲之私矣精則擇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為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

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加於此哉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言人之言也無考於實者勿聽謀已之計也不詢於衆者勿庸舊說謀亦人謀猶史所謂以一人之言而進退之者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蔽斷也昆後也

三十有三載正月朔旦禹受命于神宗率百官

若帝之初

履祥按禮稱有虞氏宗堯則神宗堯廟也古史稱舜之子孫乃更郊堯而宗舜此說非也當是禹郊堯而宗舜爾三聖揖遜以天下相傳祀以為宗以有天下之大統也自夏后氏子孫繼世以有天下商周征伐以有天下固異於是而諸儒之說亦始膠矣

帝命禹叙洪範九疇

箕子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彞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

洪範九疇彞倫攸叙初一朱子曰此讀也全讀則是以一二為次第不見洛書本文又不見聖人法象之義故後人至以此章總為洛書本文者皆為句讀不明也下皆倣此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書大傳曰維王后元祀也鄭氏曰王謂禹也禹始居攝為君之年也履祥按古者數年自人君即位為元年亦有因事起年者元年即一年首年云爾非有它大義也時帝舜為天子三十三年禹攝其事而此稱元祀者謂攝政之一年爾自說春秋者始以改元為莫大之事於是後世之論膠矣帝令大禹步于

上帝使禹推天道也禹乃共辟厥德受帝休令爰用五事建用王極鄭氏曰初禹治水得神龜負文于洛于以盡得天人陰陽之用至是奉帝命而陳之也履祥按此叙九疇也禹始攝天下之政故帝令其以所得洛書推為治天下之綱目也王皇義通九疇之數以皇極為中而九疇之用以五事為始蓋皇之建極本諸身也故九疇以此二疇為要然而漢伏生等傳失其眞其後遂專言灾祥休咎之證其亦範之一用與○易大傳曰洛出書聖人則之○孔安國曰洛書者禹治水時神龜負文列於背有數自一至九禹遂因而第之劉歆曰禹治洪水錫洛書而陳之九疇是○關子明曰洛書之文九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也

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〇朱子曰凡數之始一陰一陽而已矣陽之象圓圓者徑一而圍三陰之象方方者徑一而圍四圍三者以一為一故參其一陽而為三圍四者以二為一故兩其一陰而為二是所謂參天兩地者也三二之合則為五矣此圖書之數所以皆以五為中也洛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蓋主於陽以統陰而肇其變數之用也一三七九各居其五象本方之外而二四六八者各因其類以附于奇數之側蓋

正者為君側者為臣有條而不紊也洛書主變故極於九而其位與實皆奇贏而偶乏虛其中也然後陰陽之數均其陽數則首北次東次中次西次南其陰數則首西南次東南次西北次東北也合而言之則首北次西南次東次東南次中次西北次西次東北而究于南也其運行則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右旋一周而土復克水也一六水也二七火也四九金也三八木也五土也縱橫十五而七八九六迭為消長虛五分十而一含九二含八三含七四含六則參伍錯綜無

適而不遇其合焉此變化無窮之所以爲妙也

履祥按洛出書而禹則之叙爲九疇疇之取義者三焉一曰並義子王子曰洛書河圖相表裏故一六二七三八四九皆並位於是九疇之義相比而應一與六相並也係五行於一而係三德於六以天賦之氣有生克清濁之殊則人囿于質有剛柔善惡之異也二與七相並也係五事於二而係稽疑於七見於事者有得有失則驗于占者有吉有凶也四與九相並也係五紀於四而福極於九運於天者有經緯離合之不齊則賦於人者有五福六極之或異也三與八相並也係八政於三庶徵於八施於政者有善有惡則感於天者有變有常也二曰對義子王子曰一與九相對也係五行於一福極於九天之所賦有善惡厚薄則人之所禀有五福六極也二與六相對也係五事於二三德於六人身皆有當然之則本然之性

也剛柔善惡之不同則氣質之性也四與八相對也係五紀於四庶徵於八五紀者天道之常經庶徵者天道之變化也三與七相對也係八政於三稽疑於七政有得有失則稽有吉有凶也箕子所陳五事庶徵相為感應則二與八又相對取義也四六亦然箕子蓋舉一隅以見義也今三縱而一衡而取義亦粲然矣三曰次第夫洛書之數連比對待縱横錯綜然而履一則本之所以始戴九則表之所以終中五則上下左右錯綜回環而樞紐幹運於中也是亦自然之序故聖人亦因而次第之係五行於一以見化生人物之始也五行化生萬物人得其秀最靈而五行之在人者為五事故五事次之於二焉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而所以治之者其政有八故八政次之於三焉人事既繁庶政具舉因時作事則有天時之紀焉故五紀次之於四五行五事八政五紀天人之事備矣聖人成位乎其中立人極焉故皇極次

之於五皇極者固所以順五行敬五事出八政贊五紀者以一人立極為天下之標準其所以化民成俗因其氣習而治教之者則有三德焉故三德次之於六以一人而天下之標準攸係至不輕也其中否吉凶小則質之神明故稽疑次之於七大則驗之於天地而五氣四時之運其休其咎有不可掩者矣故庶徵次之於八抑是理也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五福六極各以類應聖人又即以勸懲斯世焉蓋體天治人之用盡矣故次之於九終焉箕子陳洪範獨以次言之蓋獨陳其辭不可以無敘也至於五事敬乂哲謀聖而驗諸庶徵則於對義固舉一隅矣或曰河圖之位圓圓者天也洛書之位方方者地也自一而次數之句連錯綜以至於九句連錯綜者地道之所以固也洛書之數其用深廣聖人敘疇於此未始數數言也然後世或以推災異或以擬易占八陣太乙遁甲下至陰陽家者流以推八卦九宮八門黑白向

背吉凶亦各得其末流之一節與抑天地自然之數周乎萬物固有所不能外也

復九州

經世歷曰禹受命于神宗正天下水土分九州九山九川九澤按此年禹以十二州仍為九州此氣數部子條之丁巳其必有攷也

三十有五載咨禹征有苗

大禹謨曰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群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

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勲世之言有苗者多謂其負險阻抗衡中夏若後世荆楚之為觀舜禹吕刑之辭不過以其弗率反道賢否易置棄民虐刑耳初不為其抗衡而征之也於此見聖人之征伐其究以為民耳三旬苗民逆命禹之徂征也不必直擣其穴也奉辭以臨之警其悔悟耳苗之逆命也不必發兵拒守也不從辭命未知悔悟耳三旬而未奉令益猶欲其久而自悟故賛禹班師也聖人征伐之師於此可見矣益賛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至誠感神矧兹有苗苗民

之逆命也非舜禹德有未至亦非行之或滿也而益云然者古者聖賢行有不得反求諸已大率如此夫以苗之頑至於臨之兵又至於兵不可懼亦極矣豈必果進師以滅之哉又譏以慮之又反求其所謂德而已矣以帝舜之事父豈有不至而不得於父帝亦惟自負罪引慝而終能底豫故凡自反誠切者終必有格又至誠之道可以感神而況有苗乎

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誕敷文德大敷其文命德教使教化新明于諸侯交暢旁通謂之誕敷不必施之有苗也舞干羽者示之以禮樂也干武舞羽文舞蓋示反武敷文之意兩階賓階主階蓋舞之羣臣羣后朝會覲享之地也古人無文字書冊之煩凡衣服物象器用禮樂之具皆所以示意向而明教化也

○路史曰於是命禹行天子之事三載蠻苗弗

恭命禹征之○淮南子曰夫能理三苗朝羽民從裸國納肅愼未發號施令而移風易俗者其唯心行者乎法度刑罰何足以致之也

履祥按舜之攝也覲諸侯巡四岳行天子之事也不聞堯復命之也禹之攝也徂征之師帝猶命之而傳記亦有舜南巡之說是征伐巡狩禹不專也豈堯舜之事不詳見於經計舜每事亦必禀命與抑堯之命舜也曰陟帝位舜之命禹也曰總朕師終陟帝位云爾其攝復有不同與

甲子三十有九載

邵子皇極經世以運經世之二經元之甲一經會之午

七經運之甲一百八十一經世之子二千一百六十一

甲子夏王禹八年○祝氏曰唐虞當第六會之終元經

會之運卦在會之世同人上爻變而為革則天運推移

矣當數之交堯舜知天之歷數以天下與賢茍非二聖

之大德安能保灾度難洪水滔天非小沴也四凶稔惡

非細故也惟堯舜能平定之故曰巍巍乎有天下而不

與焉是年運之甲大畜節世之子大畜節年之甲子損

節

癸酉四十有八載帝陟方乃死書稱五十載蓋自堯崩之後通數也

書曰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言舜生三十而登庸又三十年而在位又五十年乃崩言其年數耳非是號也陟方猶言升遐也韓子曰竹書紀年帝王之没皆曰陟陟昇也謂昇天也朱子曰方猶云徂乎方之方陟方乃死猶言殂落而死也○史記曰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是為零陵皇覽曰舜冢在零陵營浦縣其山九溪皆相似故曰九疑傳曰舜葬蒼梧象為之耕○禮記曰舜葬蒼梧之野蓋二妃未之從也西漢劉向傳舜葬蒼梧二妃不從東漢書引禮記作二妃

今本曰三妃者誤也韓子曰堯之長女娥皇為舜正妃故曰君其二女女英自宜降曰夫人也故九歌辭謂娥皇為君謂女英為帝子各以其盛者推言之也禮有小君明其正自得稱君也○大紀曰記稱舜葬蒼梧劉道原以為舜巡狩南裔徃而不返者欲兆庶專意戴禹也夫舜本以耄期倦于勤使禹攝政使遠巡荒外而死是與經意相反也舜之授禹以天下者本乎民心與天意爾使禹有天命舜雖不死於荒外何病於禹使禹無天命舜雖死於荒外豈能有益於禹哉此記者謬誤道原習而未之察也

履祥按淮漢以北上自伏羲下至近代帝王之墓尚皆可考獨舜冢不見於此而蒼梧去都最遠重以三苗之亂歷舜禹始克平之故舜禹於南方之化蓋數數然也是以舜至蒼梧今南方之地多其遺蹟而禹亦有會稽之會死亦葬焉聖人以天下為家不可以遠近論也

甲戌四十有九載

乙亥五十載禹避於陽城

孟子曰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諸侯朝覲訟獄謳歌者不之舜之子而之禹○路史曰女嵤生義均及季釐義均封商今商之商洛有堯女墓武

闞西北百有二十里商城是也禹封其子於虞季釐封於緡其後為夏桀所克舜庶子七人圭胡負遂盧蒲衛甄潘饒番傳鄒息有何毋轅餘姚上虞濮陽餘虞西虞亡錫巴陵衡山長沙皆其裔也夏有箕伯箕伯之後箕子

履祥按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然均之失德不見於經傳蓋德不若舜禹耳有禹則舜不以天下私均也舜處其子於商而禹復封之虞古史謂服其服禮樂如之客見天子而不臣然古史又謂舜宗祀堯至舜之子孫則更郊堯而宗舜此據國語及韋昭之說也舜郊嚳宗堯則禹固當郊堯而宗舜矣而乃以

堯舜之祀歸之舜之子孫顓自郊鯀焉何也曰此夏之末造也夫三聖以天下為公則皆承其祀三王之子孫以天下為家則各祖其祖舜之宗堯禹之宗舜一也舜之郊嚳禹之郊堯亦一也其郊鯀也則夏之末造也祀夏配天其諸始於少康乎於是郊堯宗舜則屬之虞思之國矣孔子曰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蓋商周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則杞郊禹矣杞而郊禹則虞郊舜而唐郊堯皆天子之事守也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二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三

夏后氏大禹 史記作帝禹

丙子元歲春正月

夏小正曰 夏小正夏時之書見大戴禮戴德作傳與正文合為一篇朱子儀禮別出之 春正月啓蟄 愚按今二月始驚蟄而漢始以驚蟄為正月中月令孟春蟄蟲始振豈古者陽氣特盛啓蟄獨早與國語謂陽癉憤盈土氣震發則蟄蟲之動固宜然啓者始振之謂非出蟄也 鴈北鄉 月令鴻鴈來傳曰鴈以北方為居生且長焉 雉震呴 震振也呴鳴也書曰越有呴雉蓋具音云 魚陟負

冰月令魚上冰是也魚冬則氣在腴故降春則氣在背故升負冰者春冰薄魚既升背若負之也農緯厥耒戴氏曰緯束也愚按古者立春先時命農大夫咸勸農用耒田器也初歲祭耒祭始為耒耜之人也始用暢闕澮本作暢舊註音粻按暢木生也訓達作暢為是戴氏曰暢也者終歲之用祭也愚按古者先立春王將耕籍則鬱人薦鬯王祼鬯鬯之言暢也祭耒而用鬯也囿有見韭韭陽菜春有之見露也時有俊風戴氏曰俊者大也大風南風也合冰必於南風解冰必於南風生必於南風收必於南風故大之也寒日滌凍塗日滌凍解而為塗泥也田鼠出戴氏曰嗛鼠也按爾雅疏頰能藏食者農率均田率相率也均月令所謂皆修封疆審端徑遂夏后氏一夫受田五十畝均田所以修其疆畔分其遂畝不相侵越同賴利澤也獺祭魚月令同鷹則為鳩月令

仲春鷹化爲鳩此在正月按月令鷹化在雨水之後漢始以雨水爲二月節蓋因秦之舊故呂不韋以鷹化係之仲春耳

農及雪澤

雪澤猶凍解也及傳所謂汲汲也及此凍解便往治田農書曰土長冒橛陳根可拔耕者急發是也

初服于公田

戴氏曰言先服公田而後服其私田也愚謂孟子曰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夏小正曰初服于公田由此觀之雖夏亦助也

采芸

雜禮圖云芸蒿也葉似邪蒿香美可食

鞠則見

戴氏曰星名也按天文書不見鞠星是時初昏參中則晨見者危室諸星耳古鞠菊通用蓋謂菊始苗故九月曰榮鞠則菊華也

初昏參中斗柄縣在下

是時初昏則日當在室壁之間與月令不相異也

柂梯

柂始綻如梯也

梅杏杝桃則華

戴氏曰杝桃山桃也

緹縞

戴氏曰縞莎也緹其實也鄭氏曰莎草也愚按爾雅縞候莎其實緹縞即

莎又廣雅莎隨地毛也雞桴粥戴氏曰桴嫗伏也粥養也二月往耰黍耰覆種也耰當作種禪戴氏曰單也讀屬上愚謂二月漸暖耰黍者可單衣也初俊羔助厥母粥戴氏曰粥者養也言大羔能食草木而不食於母也綏多女士闕本作綏戴氏曰綏安也冠子取婦之時也愚按周禮會男女即此也女有家士有室所以安之也丁亥萬用入學萬舞也此月令所謂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也二月不必皆有丁亥豈以是月釋菜卜日以干取丁或以支取亥與祭鮪戴氏曰祭不必記記鮪何也鮪之至有時美物也鮪者魚之先至者也而具至有時謹記具時也按此所謂春獻王鮪者也呂令季春薦鮪榮菫郭璞爾雅註曰菫葵葉似柳子如米汋食之滑者本草唐本德云此菜野生非人所種俗謂之菫菜榮華也采蘩爾雅蘩皤蒿即白蒿也或曰蘩所以生蠶昆小蟲抵蚳

蚳螘卵也按爾雅註疏螘子在卵者名蚳然此云昆及小蟲之微大抵皆卵屬也

**來降燕乃睇**戴氏曰莫能見其始出也故曰來降睇眄也視可為室者也按此呂令所謂玄鳥至也

**剝鱓**大戴禮作鼉曰以為鼓也

**有鳴鶬鶊**黃鸝也

**榮芸**芸至是華也

**時有見稊始收**愚按爾雅疏稊一名苵稊稗之草以其穢苗故其始生即收割也

**三月參則伏**至此參初昏而西沒也唐開元曆推夏時季春日在昴十一度去參距星十八度故曰三月參則伏

**攝桑**戴氏曰攝而記之急桑也

**萎楊**舊註萎作苑戴氏曰楊則花

**䍧羊**戴氏曰或曰䍧羝也

**㱿**音斛**則鳴**爾雅曰㱿天螻注螻蛄也

**頒冰**戴氏曰分冰以授大夫也愚按月令仲春開冰而夏用三月蘇氏曰古者藏冰發冰以節陽氣之盛夫陽氣之在天地譬猶火之著於物也故常有以解之十二月陽氣蘊伏錮而未發其盛在下

則納冰於地中至於二月四陽作蟄蟲起陽始用事則始啓冰而廟薦之至於四月陽氣畢達陰氣將絶則冰於是大發食肉之祿老病喪浴冰無不及是以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災霜雹厲疾不降民無夭札也

采識 戴氏曰識草也愚按識當作蘵爾雅蘵黃蒢注蘵草葉似酸漿花小而白中心黃江東以作菹食

妾子始蠶 戴氏曰先妾而後子事有漸也言自卑事者始也

執養宮事 此句連上文言蠶事也

祈麥實越有小旱 所以祈麥實者恐或有小旱也正月於農事三月於蠶麥言之不厭其詳

田鼠化為鴽 戴氏曰鴽鵪也

拂桐芭 戴氏曰或曰言桐芭始生貌拂拂然也按呂令桐始華

鳴鳩○夏四月昴則見 是時日在畢觜之間故旦昴則先見

初昏南門正 其時立夏日在井四度昏角中南門右星入角距西五度其左星入

角距東六度故曰四月初昏南門正鳴蚻按爾雅如蟬而小有文者謂之蜻蜻蟬小者謂之麥蚻戴氏曰蚻者寧縣也鳴而後知之故先鳴而後蚻囿有見杏鳴蜮戴氏曰屈造之屬王萯莠按呂令注當作負秀王萯即王瓜本草陶注云即今土瓜也萯房九反取荼莠荼苦菜也爾雅疏云苦菜葉似苦苣而細斷之有白汁愚按即今苦蕒也莠當作秀即呂令苦菜秀幽戴傳莠幽為句越有大旱此上必有闕文執陟攻駒執者離之去母陟者升之君也攻駒者教之服車五月參則見日在井鬼旦則參見浮游有殷蜉蝣也殷衆盛也一名渠畧陸云似甲蟲有角大如指長三四寸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雨時地中出今人燒炙噉之美如蟬也樊光謂糞中蝎蟲隨陰雨時為之朝生夕死鴂則鳴離騷恐鵜鴂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為之不芳蓋五月一陰生則鴂鳴乃百草不芳之

候也時有養日戴氏曰養長也乃衣瓜舊註作乃衣衣試新衣也良蜩鳴按爾雅當作蜋蜩五彩具者也匽之興五日翕望乃伏戴氏曰不知具生之時故曰興伏云者不知具死也啓灌藍蓼啓灌者取具汁也藍可以染者五月取以為澱蓼草名取以為麯鴂為鷹唐蜩鳴按爾雅當作螗蜩蜩螗蜩者匽陸璣云唐一名蝘蚴字林蚴作喙愚按良蜩者蟬聲清長者也唐蜩則今喙也初昏大火中心星也今則亢中矣種黍菽糜前二月糗黍當作種黍此種當作糗菽豆也糜赤梁粟今陝西人作麻是也煑梅戴氏曰為豆實也愚按書曰若作和羹爾惟鹽梅古者飲食之用鹽梅猶今之必用醋也蓄蘭為沐浴及佩也即今澤蘭俗名厥草香可辟邪亦可為藥頒馬分夫婦之駒一曰分大夫卿之駒也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煑桃

以為豆實鷹始摯始摯搏也秋七月莠雚葦莠讀為秀貍子肇肆戴氏曰肆遂也始遂也或曰肆殺也按字林貍伏獸蓋至此時而始肆也湟潦生苹苹一名蓱大者名蘋郭氏曰水中浮蓱江東謂之薸爽死未詳戴氏曰爽猶疏也苹莠苹亦有華者即蘋也漢案戶漢天河也起箕尾間分兩道具一道貫箕星之邊案戶者直戶也古者戶皆南向則是時初昏天漢直南也寒蟬鳴戴氏曰蜆蟟也按爾雅疏寒蜩也即蜺也一名寒螿似蟬而小青赤色者也初昏織女正東鄉織女二星時有霖雨夏小正四月越有大旱而霖雨在七月莊子亦有秋水時至之說今則霖雨在四五月呂令溽暑在季夏今則在仲夏蓋古今風氣不同而南北風土亦異凡書傳所載於今不同者於此可以類推灌荼荼雚葦之莠也為蔣楮之也未莠為荻葦未莠為蘆大戴禮莠作

秀斗柄縣在下則旦八月剝瓜玄校戴氏曰玄黑也校若綵色然婦人未嫁者衣之剝棗粟零棗栗熟也丹鳥羞白鳥戴氏曰丹鳥者為丹良也白鳥者為蚊蚋也其謂之鳥者重其養也有翼為鳥羞也者不盡食也按呂令止曰羣鳥養羞與此不同闕疑當考辰則伏大火初昏而沒也鹿人從鹿人者古山虞掌獸之官從從禽也謂始從禽也駕為鼠參中則旦當作參見九月納火古者三月大辰旦見故出火八月辰伏故九月納火遰鴻鴈遰音遞去也主夫出火夫當作火古者季春出火所以焚萊於是民之用火於田野者不禁季秋雖內火然而火之用有不可廢者如昆蟲既蟄而以火田之類於是主火度其用而出之民不得擅其用而不禁也陟玄鳥蟄古人重玄鳥當其至而祠之故其來也書降其去也書陟皆貴之也蟄者玄鳥

去則多蟄於島岸間土穴中沈存中筆談嘗載其事熊羆豹貉䶂鼪則穴此周官所謂蟄獸也榮鞠呂令鞠有黃華是也樹麥王始裘雀入于海為蛤蚌屬冬十月豺祭獸呂令在季冬古人豺祭獸然後田獵蓋古人於禽獸每有不忍殺之意惟天地肅殺之時豺獸自相食故此時取之以為乾豆賓客之用初昏南門見黑鳥浴戴氏曰鳥也浴者飛乍高乍下也時有養夜雉入于淮為蜃大蛤也織女正北鄉則旦十有一月王狩冬獵謂之狩陳筋革弓甲器用之備也嗇人不從戴氏曰不從者弗行於時月也隕麋角夏至鹿角解冬至麋角解十有二月鳴弋按當作鳶今雪霽霜風之晨則鳶鳴一說鳴弋猶言鳴弦弋者以生絲繫矢而射謂獵禽也玄駒賁戴氏曰玄駒螘也賁走於地中也愚按螘方言齊魯之間謂之

蚼蟓西南梁益之閒謂之玄駒

納卯蒜戴氏曰卯蒜者本如卯者也納者納之君也愚按納者收藏之

虞人入梁隕麋角上文重○論語曰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朱子曰夏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為歲首也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故斗柄建此三辰之月皆可以為歲首而三代迭用之夏以寅為人正商以丑為地正周以子為天正也然時以作事則歲月自當以人為紀故孔子嘗曰吾得夏時焉而說者以為謂夏小正之屬蓋取其時之正與其令之善而於此又以告顏

子也○縣子問子思曰顔回問爲邦夫子曰行夏之時若時殷周異政爲非乎子思曰夏數得天堯舜之所同也殷周征伐革命以應乎天因改正朔若云天時之改爾故不相因也夫受禪於人者則襲其統受命於天者則革之以神其事如天道之變然也三統之義夏得其正是以夫子云○晉董巴曰昔伏羲始造八卦作三畫以象二十四氣黄帝因之初作調歷歷代十一更年五千凡有七歷顓帝以今之孟春正月爲元其時正月朔

旦立春五星會于天歷營室也冰凍始泮蟄蟲始發雞始三號天曰作時地曰作昌人曰作樂鳥獸萬物莫不應和故顓帝聖人為歷宗也湯作殷歷弗復以正月朔旦立春為節更以十一月朔旦冬至為元首下至周魯及漢皆從其節據正四時夏為得天以承堯舜從顓帝故也禮記大戴曰虞夏之歷建正於孟春此之謂也○唐大衍歷議曰夏小正雖頗疎簡失傳乃羲和遺跡何承天循大戴之説復用夏正更以正月甲子夜半合朔

雨水為上元進乖夏歷退非周正故近代推月令小正者皆不與古合開元歷推夏時立春日在營室之末昬東井二度中古歷以參右肩為距方當南正故小正曰正月初昬斗杓懸在下魁枕參首所以著參中也季春在昴十一度半去參距星十八度故曰三月參則伏立夏日在井四度昬角中南門右星入角距西五度其左星入角距東六度故曰四月初昬南門正昴則見五月節日在輿鬼一度半參去日道最遠以渾儀度之參體

始見其肩股猶在濁中房星正中故曰五月參則見初昬大火中八月參中則曙失傳也辰伏則參見非中也十月初昬南門見亦失傳也定星方中則南門伏非昬見也

履祥按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證也吾得夏時焉學者多傳夏小正云小正者具紀候之書謂之小則固非具大者也豈亦夏時之一端與聖人得之以說夏禮則必有大於此者覃子曰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儆曰收而場功偫而畚梮營室之中土功具始火之初見期於司里然則舉一端而推所謂夏時者當必有制度教條之詳不可得而聞矣

即位會諸侯于塗山塗山在今濠州蘇氏曰有禹會村

稽古錄禹即天子位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

履祥按玉帛萬國之說本魯諸君子而雜見於傳記朱子王制篇亦取焉夫塗山今濠壽蓋淮江之間非中土也禹何以會萬國於此意者東南之諸侯與古者萬國畢朝于都天子廵狩則其方之諸侯各朝于方嶽惟東南諸侯西至衡嶽北至泰嶽道里為遠故禹總為塗山之會其後又東南而為會稽之會也塗山萬國之傳或者史傳之侈辭與

大紀曰為銘於簨簴曰告寡人以道者擊鼓以義者擊鐘以事者振鐸以憂者擊磬以獄者揮鞀事見鬻子又淮南子加詳

於此外紀同

二歲臯陶薨

史記曰帝禹立而舉臯陶薦之且授政焉而臯陶卒封臯陶之後於英六或在許而后舉益任之政臯陶堯舜已有封此或畢封其支庶○路史曰臯陶乃少昊之後四世而庭堅則高陽氏之子六乃臯陶之後别有舒蓼宣八年始滅初陶漁于雷澤虞帝求旃以為士師造律執中封于臯為臯陶臯之子封偃為偃姓又有孫恩成恩成其後世為理

以命族至紂時理徵爲翼隸中吳伯弗合以死取契和氏逋難伊虛爲李氏其後世爲伯陽父管子曰后土掌北方故使爲李

注李獄官也則李理字通此云理避難爲李也

薦益於天

孟子曰禹薦益於天七年

履祥按堯薦舜舜薦禹皆其末年禹即位才一年耳何以即薦益也世稱禹年百歲蓋於是年九十有四矣然三聖授受事體不同堯之薦舜攝也舜之薦禹總百官也禹之薦益相之也

三歲考功

吳越春秋曰禹哀民不得已即天子之位三載考功

禮記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

五歲巡狩

吳越春秋曰五歲政定周行天下○東漢書陳蕃傳曰

昔禹巡狩蒼梧見市殺人下車而哭之曰萬方有罪在

予一人○外紀曰禹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罪

人不順道君王為何痛之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

心為心寡人為君百姓各自以其心為心是以痛之

八歲巡江南戮防風氏崩于會稽

國語曰吳伐越墮會稽獲骨焉節專車吳子使來聘且問之仲尼曰無以吾命賔發幣於大夫及仲尼仲尼爵之既徹俎而宴客執骨而問曰敢問骨何為大仲尼曰丘聞之昔禹致羣神於會稽之山羣神謂主山川之君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為大矣客曰敢問誰守為神仲尼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為神社稷之守者為公侯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何守也仲尼

曰汪芒氏之君也一作汪芒守封隅之山者也封隅山在今湖州武康縣為漆姓在虞夏商為汪芒氏於周為長狄今為大人經世以戮防風氏係初年與國語不合○太史公曰禹會諸侯江南計功而崩因葬焉命曰會稽會稽者會計也○越外傳曰禹始也到大越上茅山大會計爵有德封有功更名茅山曰會稽及其王也巡狩大越見耆老約詩書審銓衡平斗斛因病死亡葬會稽葦椁桐棺穿壙七尺上無瀉泄下無邸水壇高三尺土階三等延袤一畝又曰越之先君

無餘乃禹之世別封於越以守禹冢又見少康紀

甲申后啟元歲

履祥按三代以來嗣君皆踰年而稱元與堯舜禹之間不同故胡氏大紀於甲申書元載今從之或曰是時三年之喪未畢益未有箕山之避啟未膺朝覲訟獄之歸宜未王也何以稱為元年是不然古者稱元無大意義特以其君天下之始計年耳況益之相禹異於禹之相舜禹之相舜異於舜之攝堯其時異其事亦不同孟子之俱以薦言者推堯舜禹之心也其俱以避言者推舜禹益之心也當時事迹固自有不同故胡氏於明年書益歸政就國而不言避是為得之

二歲益避於箕山之陰

大紀曰伯益歸政就國於箕山之陰也○萬章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丹朱之不肖舜之

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遠當作近）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越絶書曰夏啓獻犧於益啓者禹之子益與禹臣於舜舜傳之禹薦益而封之百

里禹崩啓立曉知王事達於君臣之義益死之後啓歲獻犧牲以祠之經曰夏啓獻犧於益此之謂也

三歲大戰于甘皇極經世元年伐有扈今按孔安國謂啓嗣禹位伐有扈之罪唐孔穎達謂禹崩益避箕山之陰天下諸侯歸啓啓遂即天子位史記稱啓立有扈氏不服故伐之蓋由唐虞受禪相承啓獨繼父以此不服愚按楚辭天問亦謂啓代益作后而卒然離有扈之蠥集注如史記之說今故係之伯益歸政之後

書甘誓曰大戰于甘乃召六卿古者四方有變專責之方伯方伯不能討然後天子親征之天子之兵有征無戰今啓既親率六軍以出而又書大戰于甘則有扈之怙強稔惡敢與天子抗

衞豈特孟子所謂六師移之者書曰大戰蓋所以深著有扈不臣之罪按甘在京兆鄠縣有甘水甘亭蓋西方諸侯也時夏都安邑在關河之東而有扈在關西之地叛以天下大勢論之不爲小變矣六卿六卿之卿也按周禮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六鄉六卿平居無事則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而屬於大司徒有事出征則各率其鄉之一萬二千五百人而屬於大司馬所謂軍將皆卿者是也意夏制亦如此

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六事之人謂六鄉之卿六卿曰六事猶三公謂之三事也威侮五行者暴殄天物一說不順五行之理猶所謂狎侮五常也三正舊說天地人之正道天用勦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

不恭命左右御皆五伍之長在車者也汝六事之人也古者車戰之法五人為伍五伍為兩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則三其兩具甲士三人左主射右主擊刺中御馬蓋每兩之長也一鄉一軍則一萬二千五百人蓋五百兩也卿一人統之天子六軍則七萬五千人凡三千兩先王之師左右各攻其事而不以詭遇為功非惟師出以正然左死於射右死於刺甲者死車步者死列故能為不敗之師此先王之軍法也左右御不職其事皆曰汝不恭命蓋責之卿也天子治軍惟責之卿卿各督其所部然亦至兩之長而止自兩以下則其長自治之此軍制之分數也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古者天子巡狩以遷廟主行征伐亦然軍行戮社釁鼓是則天子出征必載遷廟之主與社主以行也祖左陽也故賞于之社右陰也故戮于之戮辱也戮非為殺之凡罪以令衆皆戮也所謂殺而戮之所謂賜死而亡

戮辱凡殺而不以令衆不曰戮罪不至殺而令衆亦曰戮孥戮者戮及其妻子所謂其孥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槀是也古者罪人不孥而此曰孥戮蓋軍法尚嚴故誓師之詞云爾師之必用賞罰古今所同也至若左右不踰御必以正此則王者之師而已○楚辭天問曰啓代益作后卒然離蠥何啓惟憂而能拘是達集註曰舊說禹以天下禪益天下去益而歸啓是代益作后也於是有扈不服啓遂與之大戰于甘故曰離蠥問啓何以能思惟所憂而能伐扈以達拘執之嫌乎

九歳王崩子太康踐位

王孫滿曰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墨子曰夏后開命大廉折金山川鑄陶於昆吾作九鼎開即啓也避漢景帝諱作開○賛寧要言曰詳其禹鼎不止圖山川猛鷙之物又每州民戶地里寛狹皆可知也故後語云據九鼎按圖籍注云秦據執得周九鼎自然業次知九州戶籍圖書也

履祥按諸家多謂禹鑄九鼎然於經無所考史亦不言九鼎之始觀方有德之辭似非指禹當從墨子之說然象物神姦之説滿蓋設辭以神之古之鐘鼎猶今之碑碣皆所以載事也九州圖籍之說近是鑄九州山川而併及其所産異物則有之矣爲其圖籍所以歷代寶之又按傳稱夏啓有鈞臺之享而書史不言其年歲鈞臺在河南陽翟嵎水之東南歷大陵西連山亦曰啓筮亭謂啓享諸神於大陵之上或曰陽翟夏始封之地或曰禹都焉然河南固天下中或者啓卽位之後羣后四朝大會同於此與

癸巳太康元歲尸位 王子卦數元年遇睽

十有九歲畋于洛表羿拒于河五弟御母以從

遂都陽夏

書曰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禹之德在民深矣今一再傳而太康始爲逸豫黎民咸貳見所未見也蓋自五帝以來聖聖相傳至啓亦賢能敬承太康尸位而即爲逸豫生民所未見也故疑而貳焉又自堯舜禹以來數聖人之於民不啻父母於子其在太康猶父母死而不仁之凡暴棄之則父母之思爲何如也民心本非易叛情祖宗德澤之厚而不知自反者亦可省於此

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夏都河北太康遊畋無度逾河之南又自河而逾洛之外又流連十旬而弗反此羿所因以得志也羿者有窮之君世善射亦以世官爲名傳稱后羿自鉏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則鉏其始封窮其新國故曰有窮因民弗忍者即傳所謂因夏民距于河者即所謂代夏政蓋距太康于河不使反國而羿遂據夏

舊都以代夏僭稱帝夷羿也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太康在外忘反而羿入都篡國故五子御母避難迹太康所之逾河而南以從之望太康以圖復國故于洛汭而不至洛表徯而不返哀宗國之顛覆痛社稷之危亡親親之愛不能自遏故述大禹之戒而爲歌也下文五章是其辭說者以五子各爲一章然首尾相應或共爲之其一其二者歌節也非指五子也

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柰何不敬此章述大禹之戒隱括以爲歌下叶戶予叶與圖叶

杜馬叶姥一人三失之下似逸一句章末二語則五子之詞也與皇祖有訓自相叶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彫牆有一于此未或不忘此章亦大禹之訓五子檃括其辭而爲歌也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自陶唐以來皆都河北是爲冀州之地今一朝失道而三聖相傳之都衆大之區遂乃失之爲羿所滅以至於亡也按左傳引此章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有叶以百二十斤爲石大稱也三十斤爲鈞小稱也關通和平聖人所以同度量衡以一

天下之制也藏在王府後世則之舉此一端以見典籍規制之備也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弗慎厥德雖悔可追

履祥按五子之歌五章一章言太康之失民也二章言太康之遊田也序所謂盤遊無度也三章哀京都之不保也四章痛故府舊章之淪喪宗廟社稷之不祀也而五章哀恫以終之夫失國固太康也而篡國則羿也五子之歌皆怨太康之辭無怨羿之辭者自反也傳曰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然則讀五子之歌君子是以知仲康之宜爲君而夏之復祀也然太康雖爲羿所拒不能濟河而猶立國於外以傳仲康豈亦因五子之歌而自悔者與

二十有九歲王崩于陽夏弟仲康立

路史曰太康在位十有九歲失政又十歲而死

履祥按自唐虞以來都于冀州而冀自有牧非天子自治則甸服之地跨河南北也羿拒太康于河不得復反舊都故五子之歌惟哀冀都之亡痛故府舊章之喪當時自河以南尚無恙也汲郡古文稱太康居斟尋酈道元謂河南有尋地薛氏謂今拱州太康縣漢之陽夏即太康故城而傳亦稱相居帝邱大抵皆兖豫之境大河東南之地耳然則太康爲羿所拒不能濟河而更都南夏以傳仲康迄于后相皆在兖豫之境古大河之東南羿據冀方之都因夏民以代夏政稱帝夷羿寒浞代之皆在冀州之境大河之北至浞滅相而夏始中斷後四十餘年少康遂復舊物云

壬戌仲康元歲肇位四海命胤侯掌六師

履祥按仲康即五子之一也自太康畋于有洛之表而羿距太康于河仲康及其羣弟避有窮之難奉其母濟河而南徯太康于洛汭太康越在草莽不能返國城于甸服東南而居之至是太康崩而仲康立說者多稱羿廢太康而立仲康失之矣使羿廢太康而立仲康仲康既立使胤侯為司馬兵柄有歸矣而不討羿是德羿也不迓太康是紾兄也不然權出於羿是仲康為虛位而胤侯為羿黨也若是則胤征之書孔子奚取焉且傳稱羿代夏政號帝夷羿豈立仲康而為之臣者其不然也明矣仲康繼立於外命胤侯掌六師其規模舉錯固已有大過人者無幾何時而使胤侯征羲和羲和遐棄厥司旅拒厥邑蓋不共王職而歸于有窮者是以有徂征之師有殲厥渠魁之命然仲康迄不能移羲和之師而加之羿者或者勢

未可與假之以年安知其不能討羿以羿之強僭而終仲康之世莫敢誰何者以仲康之賢有胤侯之助也仲康雖立國於外然肇位四海諸侯之尊夏固自若獨羲和以不臣受征然則夫子於書取胤征焉君子是以知仲康爲能自振而胤侯之爲王室倚重矣

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

唐大衍歷日度議曰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劉炫曰房所舍之次也集會也會合也不合則日蝕可知或以房爲房星知不然者且日之所在正可推而知之君子謹疑寧當以日在之宿爲文近代善歷者推仲康

時九月合朔已在房星北矣按古文集與輯義同日月嘉會而陰陽輯睦則陽不疚乎位以常其明陰亦含章示冲以應其形若變而相傷則不輯矣房者辰之所次星者所次之名其揆一也又春秋傳辰在斗柄天策焞焞降婁之初辰尾之末君子言之不以爲繆何獨譏疑於房星哉

履祥按虞劇以季秋日食爲仲康元年而唐傅仁均等新歷以爲仲康五年癸巳之歲九月庚戌朔日蝕在房二度夫以歷術求之則魯歷殷歷周歷已自不同憑此郤求豈無抵忤故以歷較之經世紀年夏殷

之年盈縮者二十有八歲焉蓋歷家之說有歲差之法久近各殊新歷以五十餘年而差一度虞劇以百八十有六年而差一度盈縮之原其大致蓋由於此古者天官氏因時以治歷而後世言天者執歷以求天執歷以求天者既有差於將來豈無迷於既往哉今從新歷之說則仲康五年歲非癸巳從虞劇之說則合於經世之年且劇之言歷驟有活法焉如論合朔者曰朔在會合苟躔次既同何患於頻大日月相離何患於頻小此類可見雖然此猶以歷言歷不若以經斷歷以經言之則五年之說於經不同而元年之說於經爲合何則經書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侯承王命徂征書肇位以冠其首則徂征是其初即位之年而季秋月朔之變是其初年之秋無疑也以經爲正固無假於歷以歷而論則元年之說爲有合於經今從之繫於元年之下

胤侯承王命徂征羲和皇極經世係壬戌又據子王子經世卦數仲康元年訟卦用事所以具間有日食之變而又有徂征之師與羿爭諸侯也

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侯承王命徂征胤侯胤國之侯入爲王大司馬也羲和廢厥職者不共王職酒荒于厥邑者與羿同惡也告于衆曰嗟予有衆聖有謨訓明徵定保明徵定保者即謨訓之辭徵如庶徵之徵謂明天之徵以定保安之計也此一語以爲綱領克謹天戒以下皆明徵定保之事惟時羲和以下皆明徵之反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

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工猶執藝事以諫豈有爲天官而日食不以告王其或不恭邦有常刑此明先王之制下證羲和之罪惟時羲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俶擾天紀遐棄厥司此正羲和之罪也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聞知昬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說見上文古者日有食之伐鼓于社所以攻陰而助陽也其事則樂師掌之樂師瞽者也故瞽奏鼓嗇夫馳者供救日之役庶人走者爲救日之態以見日食之變天子恐懼乎上官民奔走于下變之甚也而羲和掌歴象之事乃罔聞知不以聞于上也其無天無君甚矣干先王之誅應上文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

者殺無赦此以下徇師之辭政典者大司馬之法用之於軍旅者也故先時後時者皆殺無赦所以謹期會一師徒明節制也先時者邀功而亂陣不及時者失期而怯敵皆用兵之忌也是以兵法於此必嚴無赦之律焉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火炎崐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此戒其先時之過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汚俗咸與惟新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此戒其不及時之失其爾衆士懋戒哉威克厥愛如公爾忘私奮不顧身也懋戒以殲魁威克爲勉以逸德愛克爲戒也

或問羲和之罪不過失職耳何勤徂征之師曰王者之制諸侯三不朝則六師移之畔官離次棄厥司不甚於不朝予曰沈亂于酒六師移之易爾曷爲申明軍律激勵威武若恐弗勝何也曰羲和畔夏即羿者也意必有聚衆拒命之事焉故下文有脅從罔治之戒也曰使果畔夏即羿也曷爲奉辭伐罪不名其爲賊而止於責其不職也曰先王之制官各有職以事一人不供其職即不臣其君矣而況俶擾天紀爲始亂予曰俶擾天紀之爲始亂何也曰自顓帝以來羲氏和氏世其職先王賴之授時頒正以一天下之視聽久矣一旦有羿入間王室天子播遷南夏而羲和首不爲用是使正朔不出于天子諸侯不禀正朔於王朝夏氏之失統將自是始而區區保邑拒命又其罪之細者爾故胤征之書始述其法以明其亂紀之罪終嚴其威以破其脅衆之勢也兵法莫整於胤征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也莫仁於胤征

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也莫勇於胤征曰威克厥愛允濟也此武之大經也

甲子三歲羿滅伯封伯封后夔之子也左傳所載伯封之事似失之誣路史禹命伯封叔及昭明作衍歷歲紀甲寅敬授人時則伯封夏之天官仲康征羲和而夷羿滅伯封是與王室爭諸侯耳

十有三歲王崩子相踐位

經世曰相繼立依同姓諸侯斟灌斟鄩氏

乙亥后相元歲征畎夷

二歲征黃夷

七歲于夷來賓畎夷來賓

竹書曰后相即位二年征黃夷七年于夷來賓〇東漢書曰昔夏后氏太康失國四夷背叛及后相即位乃征畎夷七年然後來賓

八歲寒浞殺羿

晉魏莊子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於窮石鉏在今澶州衛南縣窮石不知所在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尨圉四子皆羿之臣而用寒浞

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寒國北海平壽縣東有寒亭在今濰州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夷氏信而使之以爲已相浞行媚于内杜注曰内宮人愚謂羿所以爲家衆所殺而浞所以因羿室者其原如此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内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烹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死于窮門殺之於國門愚按羿入據夏仍浞因羿室號有窮故其國門亦謂窮門就其生流及殪恃其讒慝詐僞而不德於民流論語妃安作奡○周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爲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

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亡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注曰羿雖有夏家而不能恢大之愚謂虞箴如此是猶惜羿之不能盡取夏也且從其僭而稱之曰帝虞人自以其官獻箴故止為田獵而發可爾讀者不可以詞害意然君子之言不當如是也○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已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朱子曰夷羿篡賊蒙乃逆儔其事無足論者孟子特以其取友而言爾○天問曰浞娶純狐眩妻爰謀何羿之射革而交吞揆之此行媚于内殺羿因室之事也射革猶云貫革吞滅揆謀也集注曰言羿之射

藝勇力而其衆乃交進而吞謀之乎○離騷曰啓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而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衖羿淫遊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亂流其尠終兮浞又貪夫厥家集注曰婦謂之家言羿因夏衰亂代之爲政娛樂田獵不恤民事信任寒浞使爲國相羿畋將歸浞使家衆逢蒙射而殺之貪取其家以爲巳妻羿以亂得政身即滅亡故曰亂流鮮終也

履祥按羿之亡也孟子述其取友之一端左氏述其亂亡之始末而騷之言爲盡騷之言曰羿淫遊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亂流其尠終兮浞又貪夫厥家夫羿簒夏者逆亂之流理固尠終矣況又有遊田之荒謔慝之蔽乎然則其前後本末俱足以戒矣

二十有八歲寒浞使其子澆弑王于帝丘后緡歸于有仍靡奔有鬲氏經世以靡奔係此年足以正左氏之誤帝丘今開德府濮陽縣顓帝始居此地是名帝邱后相因之鬲在今德州平原

魏莊子曰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斟鄩二國夏同姓諸侯后相所依處澆于過處豷于戈○伍員曰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后緡相妃娠懷身也歸于有仍生少康焉按子王子封數相即位之年世卦得睽終以弑隕至此世卦得歸妹是以后緡歸有仍少康在外氏者三

十年餘○汲郡古文曰相居斟灌漢書集注云今東郡灌是也明帝以封周後改曰衛皇甫謐曰灌衛也愚按帝邱衛地斟灌亦衛地相居帝邱與斟灌相近而依之非居斟灌也

癸卯少康元歲相后緡生少康于有仍自此以後皇極經世欽四十年不書而皇王大紀即以少康生之年爲元歲蓋少康既生則夏統不絶今從之

甲子二十有二歲少康自有仍奔虞

伍員曰少康爲仍牧正惎澆能戒之惎毒也戒備也澆使椒求之椒澆臣逃奔有虞爲之庖正以除其害虞舜後諸侯也庖正掌膳饈之官賴以得除巳害愚按爲仍牧正爲之庖正皆少康爲之以避禍非二國敢以是官之也虞即今應天府虞城

縣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思有虞君也而邑諸綸綸虞邑今應天虞城縣有綸城有田一成有衆一旅方十里爲成五百人爲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愚按夏衆者即帝邱二斟之遺民靡收二國之燼亦其助也官職者夏之士大夫播遷者若遺臣靡之類是也

或曰古今言治者莫盛於唐虞三代然考之三代自禹傳啓已有大戰之變繼而太康失箕相帝弑隕絶四十年而少康始中興季杼之後鮮有可紀商有天下一傳而太甲幾墜沃丁以後比九世亂河患蕩覆轉徙不常西畧不知狄人內侵古公避狄高宗中興又幾何世紂遂亂亡周自文武成康以後昭王即有南征之禍穆王尤甚幸沒祇宮夷衰厲暴宣王中興而非全治幽王又大亂平王東遷而天下無寧世矣

然則語治者必曰三代何也履祥應之曰三代所以盛以其聖王代作其道化禮制有以漸磨人心維持風俗如是其久與後世不同爾不謂其暴君亂主之咸無也夫以漢視三代光武明章視禹啓文武成康可謂碔砆之與美玉光武漢法舊防尚未盡復其紀綱天下之具可謂踈矣然以其起自諸生側席幽乂而明帝興學崇教臨雍拜老故其風聲興起二百年間雖庸君繼作宦戚專政而政亂於上俗清於下其民安於耕桑其士大夫厲於名節其故家遺族閑於禮法其姦雄之人懼於名義東漢猶然況三代之世聖人代作有井田以業民生有封建以定民主有道德以正民心有禮制以齊民行有詩樂以陶民風有教化以漸民俗制定而不可以卒揺化深而不可以卒變雖復有太康等此不善繼之君然所謂政亂於上俗清於下者當必十百倍於東漢矣故三代之亂猶日之有雲陰雨霾而不害其為晝後世之治猶夜

之有月星火燧而不救其為夜此古今之分也

壬午四十歳靡自有鬲氏收二斟之衆滅寒浞立少康王滅澆于過使季杼滅豷于戈復禹之續

魏莊子曰靡（靡臯陶之後路史作伯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杼少康子也）滅豷于戈有窮由是遂亡（浞因羿室不改有窮之號）伍員曰使女艾諜澆（女艾太康臣諜候也）使季杼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

物○論語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離騷曰澆身被服强圉兮縱欲而不忍日康娱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顛隕集注曰强圉多力也言浞取羿妻而生澆强梁多力縱放其慾不能自忍也康安也自上而下曰顛隕墜也言澆旣滅殺夏后相安居無憂日作淫樂忘其過惡卒爲相子少康所誅○大紀論曰人殺其父子必欲死人辱其君臣必欲報忍死謀報能以天道爲定命不覩敵埶而改圖則庶幾焉茍顧其私内覬大

子何句

利外畏大難雖有良心日銷月鑠其不忘君父者幾希矣少康靡鬲眞人臣子哉志在討賊行吾義而已非圖富貴者也故受困厄而不渝瀕死亡而不怠兢兢業業經營四十年然後克殄元凶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嗚呼此眞可謂中興者矣故唐虞世南論歷代中興之主以少康爲冠噫前王之所爲後王之師也可不鑒哉○廣漢張氏曰邵康節經世以寒浞滅相繫於壬寅是歲或癸夘少康生而克復舊物乃在癸未凡四十有一年方

少康在襁褓而夏之臣靡固有滅浞而立之之心經營許久乃遂其志若靡者可謂忠之盛者矣方寒浞在上流殪縱横之時少康獨有田一成衆一旅其勢可謂堙微而卒用以興其間圖回謀慮必大有曲折惜不復傳於後猶幸有左氏傳所載耳要之靡與有鬲氏有仍氏皆佐少康以有爲者也若使少康之君臣此數十年中不忍而欲速則身且不保而況國乎惟其潛也若深淵之靚故其發也如春陽之振動惟其時者也

方夷來賓

竹書紀年曰少康即位方夷來賓○東漢書曰夏后氏太康失德夷人始畔自少康已後世服王化遂賓於王門獻其樂舞

六十有一歲王崩子季杼踐位

少子無余封於越

吳越春秋曰禹以下六世而得帝少康少康恐禹墓之絕祀乃封其庶子於越號曰無余隨陵陸而耕種逐禽

鹿而給食不設宮室之飾從民所居居於秦餘春秋祠禹基於會稽

甲辰后杼元歲

五歲征東海伐三壽竹書紀年曰夏伯杼子之東征獲九尾狐路史同

十有七歲王崩子槐踐位

國語曰杼能帥禹者也夏后氏報焉韋昭注曰能興夏道

履祥按自古人主非天資絶異或親歷艱難而能成中興之功者鮮矣少康生長艱危備嘗險阻卒成再造之功信爲中興之主后杼之生遭家不競與其先王共歷艱險方其用師于戈計其年齡弱冠而已英

毅之氣葢可想見洎其即位又能帥禹而行卒爲夏家有德之宗夫以禹之明德懋功典則備具使得中主循而守之可以坐享安靖况以英毅之資帥循其道禹何遠之有惜乎年世堙遠書史失傳後之學者不得盡聞行事之詳爲可憾矣

辛酉后槐元歳

三歳東九夷來御

甲子四歳

二十有六歳王崩子芒踐位

丁亥后芒元歳以玄圭賔于河路史註曰見紀年乃東

狩于海

十有八歲王崩子泄踐位

乙巳后泄元歲

命東夷命西羌

竹書紀年曰后泄命畎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后泄在位十六歲而竹書命六夷在二十一歲未詳○路史曰六夷來御於是始加爵命○東漢書西羌傳曰太康失國四夷背叛及相即位乃征畎夷七年然後來賔至于泄始加爵命由是服

從桀之亂畎夷入居邠岐之閒

十有六歲王崩子不降踐位

辛酉后不降元歲

甲子四歲

六歲伐九苑

五十有九歲王崩弟扃立

庚申后扃元歲

甲子五歲

二十有一歲王崩子廑踐位

辛巳后廑元歲

二十有一歲王崩不降之子孔甲立路史作帝胤甲謂孔甲者非

壬寅后孔甲元歲

三歲

陶氏古今録曰夏孔甲八年九月歲次甲辰采牛首山鐵以鑄劒據經世紀年甲辰孔甲即位之三歲也今陶弘景曰八年豈考於古銘字書難辨誤以爲

八年○蔡史曰昔有颷叔安颷古國也叔安其君名有裔子曰董父玄孫之後為裔實甚好龍能求其耆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鬷川鬷夷氏其後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今滑州有豢龍氏井即劉累畜龍之所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以

食夏后夏后饗之既而使求之懼而遷于魯縣范氏其後也杜元凱曰今魯陽也按汝州魯山縣有豢龍城魏獻子曰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方法術也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業其物乃至水官修則龍至若泯棄之物乃坻伏鬱湮不育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為上公祀為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勾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龍水物也水官棄矣故龍不生得

甲子二十有三歲

戊辰二十有七歲商主癸生子履

帝王世紀曰主癸之妃扶都見白氣貫月意感而生湯

三十有一歲王崩子皐踐位

衛彪傒曰孔甲亂夏四世而隕韋昭曰亂禹法也孔甲至桀四世而亡

大紀曰王好事鬼神肆行淫亂作破斧之歌是爲東音

諸侯化之夏政始衰

履祥按傳稱夏后孔甲擾于有帝古今所傳亦謂孔甲有盤盂之戒而國語世紀謂爲淫亂之君異乎所

聞矣或曰孔甲人名非夏后孔甲

祝氏經世解曰孔甲當星之甲一十二世之終自當有災況其卦爲兊但夏之文獻不足無以證之

癸酉后臯元歲

十有一歲王崩子發踐位

蹇叔曰崤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臯之墓也

甲申后發元歲諸夷賓于王門

竹書紀年曰后發即位元年諸夷賓于王門諸夷入舞

十有九歲王崩子癸踐位是爲桀

癸卯后癸元歲

甲子二十有二歲公劉遷于豳大紀附少康甲子之紀今附于此年甲子紀之内

路史曰稷生漦璽一作治璽即邰字漦璽生叔均叔均爲田祖公劉之去后稷已十餘世矣○史記曰舜封后稷於邰別姓姬氏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國語曰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

弗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于戎翟之間程泰之曰慶州東南三里有不窋城不敢怠業時序其德纂修其緒修其訓典朝夕恪勤守以惇篤奉以忠信奕世載德不忝前人○集傳曰譙周按國語云世后稷以服事虞夏言世稷官是失其世數也若以不窋親棄之子至文王千餘歲惟十五代實不合事情按史記契至湯四百餘年而十四世稷至文王千餘年而十五世自夏歷商凡四十五世而稷至文王止十五世焉歐陽氏容齋洪氏路史羅氏已辯其非今不悉録○史記曰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路史同又曰鞠生有文在手曰鞠

○大雅曰篤公劉匪居匪康廼場廼疆廼積廼倉廼裹餱糧于槖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集傳曰舊說召康公以成王將涖政當戒以民事故詠公劉之事以告之曰厚哉公劉之於民也其在西戎不敢寧居治其田疇實其倉廩既富且强於是裹其餱糧思以輯和其民人而光顯其國家然後以其弓矢斧鉞之備爰方啓行而遷都於豳焉蓋亦不出其封内也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廼宣而無永嘆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集傳曰言公劉至豳欲相土以居而帶此劍佩以上下於山原也東萊呂氏曰以如是之佩服而親如是之勞苦斯其所以爲厚於民也歟篤公劉逝彼百泉

瞻彼溥原廼陟南岡乃覯于京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集傳曰京高邱也師衆也董氏曰所謂京師者蓋起於此其後世因以所都為京師也此章言營度邑居也自下則往百泉而望廣原自上則陟南岡而觀于京於是為之居室於是廬其賓旅於是言於是語其所言於是語其所語無不於斯焉篤公劉于京斯依蹌蹌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集傳曰此章言宮室既成而落之既以飲食勞其羣臣而又為之君為之宗焉呂氏曰既饗燕而定經制以整屬其民上則皆統於君下則各統於宗蓋古者建國立宗其事相須楚執戎蠻子而致邑立宗以誘其遺民即其事也篤公劉既溥既長既

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爲糧度其夕陽豳居允荒集傳曰徹通也一井之田九百畝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也周之徹法自此始其後周公蓋因而修之耳此言辨土宜以授所徙之民定其軍賦與其稅法又度山西之田以廣之而豳人之居於此益大矣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爲亂取厲取鍛止基迺理爰衆爰有夾其皇澗遡其過澗止旅迺密芮鞫之即集傳曰此章又總叙其始終言其始來未定居涉渭取材而成宮室既止基於此矣乃疆理其田野則日益繁庶富足其居有夾澗者有遡澗者其止居之衆日以益密乃復即芮鞫而居之而豳地日以廣矣○漢書婁敬傳曰周之先自后

稷堯封之邰積德累善十餘世公劉避桀居豳○程泰之雍録曰公劉自慶州徙都于邠邠州新平縣即其地也匈奴傳曰夏道衰公劉失其稷官變于西戎邑于豳顔師古曰今豳州是也開元十三年槩改古文以爲今文又特詔書豳爲邠○豳詩曰七月流火火大火心星也堯典仲夏火中月令則季夏昏心中季冬曉心中故周家有火中寒暑乃退之説謂季夏火昏中暑極而退季冬火曉中寒極而退也豳公之時上距堯未遠歲差未多故七月之昏則亦見火之西下矣九月授衣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一之日謂斗建子一

陽之月也不數月而言日以見此月之日一陽始生即開來歲發生之始矣集傳曰周之先公已用此紀候故周有天下遂以爲一代之正朔也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集傳曰此章前節言衣之始後節言食之始二章至五章終前節之意六章至八章終後節之意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集傳曰是時公子猶娶於國中而貴家大族連姻公室者亦無不力於蠶桑之務故其許嫁之女預以將及公子同歸而遠其父母爲悲也其風俗之厚而上下之情交相忠愛如此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

遠揚猗彼女桑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八月於萑葦既成之時即收蓄爲來歲治蠶曲薄之具也集傳曰勞於其事而不自愛以奉其上蓋至誠慘怛之意上以是施下以是報之也四月秀葽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蘀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豵獻豜于公爾雅豕一歲爲豵三歲爲豜私其小者而獻其大者亦愛上之心也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戶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呂氏曰十月而曰改

歲三正之統于民俗尚矣周特舉而迭用之耳集傳曰此見老者之愛也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集傳曰自此至卒章皆言農圃飲食祭祀燕樂以終首章後節之意而此章果酒嘉蔬以供老疾奉賓祭瓜瓠苴荼以爲常食少長之義豐儉之節也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呂氏曰此章終始農事以極憂勤艱難之意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

羔祭韭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張子曰此章見民忠愛其君之意既勤趨其藏冰之役又相戒速畢場功殺羊以獻于公舉酒而祝其壽也○王氏曰仰觀星日霜露之變俯察昆蟲草木之化以知天時以授民事女服事乎內男服事乎外上以誠愛下下以忠利上父父子子夫夫婦婦養老而慈幼食力而助弱其祭祀也時其燕饗也節此七月之義也○史記曰公劉雖在戎狄之間復修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自漆沮渡渭取材用行者有資居者有畜積民賴其慶百姓懷之多徙而保歸焉周道之興自此故詩人歌樂思其德也

履祥按公劉之遷豳也史謂周道之興自此則國語所謂十五王而文始平之者自公劉數之爾不然則以有德之宗數之猶殷言賢聖之君六七漢言七制之主也大紀以世表計之係之少康甲子之紀而附以篤公劉之雅今以漢書計之係之夏桀甲子之紀而倂附七月之詩焉讀篤公劉之雅可想見公劉度地建國和輯人民之規焉讀七月之詩可想見豳民因天力本孝慈忠愛之俗焉漢儒舊序以篤公劉爲召康公之所獻以豳七月爲周公之所陳意者豳之遺詩與召公獻之以備燕享之樂使成王知立國勤勞之故周公陳之以爲矇工之誦使成王知故國衣食之原故篤公劉列於雅而豳七月自爲風蓋自三聖相授其禮樂聲教之盛漸被四海后稷於此有部家室子孫皆有令德其後雖當夏道衰微一再轉徙而修其訓典亦世載德加以公劉之賢生聚再繁邦家再盛故國人叙其建立之規道其風土歌謡之美

吹之管籥和以土鼓周人世守之以爲其先公之樂至有天下而亦專官掌之周官籥章之職掌土鼓豳籥是也土鼓葦籥皆堯之遺音也而豳籥則公劉之遺音也豳籥所歌之詩則豳詩也豳雅豳頌也豳詩七月之詩也豳頌雖不知其的爲何詩而篤公劉之篇豈非豳雅之詩與或者顧謂公劉之時夏道將墜國介戎狄之閒計無文物篤公劉七月之詩蓋出周召之筆追述先公之事爾是獨不思夏當三聖之後義理素明言語素雅其文章爲最盛但載籍失傳耳其存者與其雜見傳記者可想見也雖當衰微之後然流風未泯商道將興篤公劉之詩下視商頌諸作同一蹈厲七月之詩上視五子之歌夏小正之屬與夏令時儆之辭皆同一文軌也豈至周召之時而後始有如此之文哉且周詩固有追述先公之事者然皆明著其爲後人之辭生民之詩述后稷之事也而終之曰以迄于今緜之詩述古公之事也而係之以文

王之事此皆後人之作也若篤公劉之詩極道岡阜佩服物用里居之詳七月之詩上至天文氣候下至草木昆蟲其聲音名物圖畫所不能及安有去之七百歲而言情狀物如此之詳若身親見之者又其末無一語爲追述之意吾是以知其決爲豳之舊詩也況史氏已明言詩人歌樂思其德乎雖然七月爲豳之舊詩固也何以不居二南之前而居變風之末與曰詩皆采之當世而前世之詩存者不可泯也故豳七月附於十五國風之後猶商那附於三頌之末也七月既非周公之自作何以係周公諸詩曰豳周公之采邑也周公食邑於豳岐之間以其爲周之舊邑故曰周公然周既爲一代有天下之號則周公之舊詩不可謂之周而謂之豳爲猶晉而謂之唐衛而謂之邶鄘也豳詩既周公之所陳故凡周公所作與爲周公而作者皆附之然則公劉爲雅七月獨不可爲雅與曰風雅固各有體矣噫自載籍之不傳後世槩以

先公之事爲朴野不文之俗胡不即近世而觀之予兩漢文物之久而白狼之詩譯於朝李唐詞章樂府之行而凉州之編甘伊之聲列於樂况豳俗居雍土之中岐梁之虛而公劉接聞文教流傳之後又當變戎爲華之初爲諸夏方新之邦予故篤公劉七月之詩端爲豳公當時之詩無疑也今列二詩於夏紀之季且述其大意如此於以考見夏商之世而周家之文固有自來矣

三十有三歲伐蒙山有施氏進妹喜

史蘇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韋昭曰有施喜姓之國妹其妹喜有寵於是乎與伊尹比而亡夏（韋昭曰比比功也伊尹欲亡夏妹喜爲之作禍其功同也愚謂比者同比之比事雖不同同於亡夏也）○大紀曰自

孔甲之後王室政德日衰諸侯或不朝桀能申鉤索鐵
負恃其力不務德而武傷百姓有趙梁者教爲無道勸
以貪狠伐蒙山有施氏有施氏進女妹喜桀嬖之所言
皆聽為之為瓊室象廊瑤臺玉牀行淫縱樂政事怠
廢爲肉山脯林酒池可以運舟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
以爲戲劇

三十有五歲商主癸薨子履嗣位湯諡成號天乙姓子氏

商頌長發之詩曰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

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玄王契也玄者深微之稱王者追尊之號受小國受大國與下文受小球大球辭意同蓋古者諸侯有邦交之好相朝之禮契之為國其四隣小大之國無不交朝聘之禮而契之受之德意通達也率履不越其行事守禮度也遂視既發其觀瞻之者皆感發也至相土則又功烈盛大至於海外諸侯亦一切慕之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集傳曰商之先祖既有明德天命未嘗去之以至於湯湯之生也應期而降適當其時其聖敬又日躋升以至昭格于天久而不息惟上帝是敬故上帝命之使為法於九州也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旒何天之休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

是遒集傳曰小球大球或曰小國大國所贄之玉也鄭氏曰小球鎮圭尺有二寸大球大圭三尺也皆天子之所執也下國諸侯也綴猶結也旒旗之垂者也言爲天子而爲諸侯所係屬如旗之縿爲旒所綴著也

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厖何天之龍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戁不竦百祿是總集傳曰小共大共駿厖之義未詳或曰小國大國所共之貢也鄭氏曰共執也猶小球大球也蘇氏曰共珙通合珙之玉也駿大厖厚董氏曰齊詩作駿駹謂馬也龍寵也敷奏其勇大進其武功也　愚謂小球大球謂小國大國之贄玉小共大共謂小國大國之供貢也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漢書作遏苞有三蘖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集傳曰武王湯也虔敬也

言恭行天罰也苞本也蘖旁生萌蘖也本則夏桀蘖則韋也顧也昆吾也皆桀之黨也鄭氏曰韋彭姓顧昆吾已姓言湯既受命載旆秉鉞以征不義桀與三蘖皆莫能遂其惡而天下截然歸商矣初伐韋次伐顧次伐昆吾乃伐夏桀當時用師之序如此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于卿士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

集傳曰昔在謂湯之前世中衰時與允也天子指湯也降言天賜之也卿士伊尹也言至於湯得伊尹而有天下也阿衡伊尹官號也○愚按書曰肇我邦有夏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詩曰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則是自湯而上蓋嘗中微矣而湯由七十里起又爲桀所因卒能伐桀而代之則非勢之强也以德而已○朱子曰序以此爲大禘之詩蓋祭其祖之所出而以其祖配也蘇氏曰大禘之祭所及者遠故其詩歷言商之先君又及其卿士伊尹蓋謂與於禘者也商書茲予大享于

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禮也豈其起於商之世與今按大禘不及羣廟之主此宜爲祫禘之詩然經無明文不可考矣○殷本紀曰契興於唐虞大禹之際功業著于百姓百姓以平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土立相土卒子昌若立昌若卒子曹圉立曹圉卒子冥立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微卒子報丁立報丁卒子報乙立報乙卒子報丙立報丙卒子主壬立主壬卒子主癸立主癸卒子天乙立是爲成湯

湯始居亳

書序曰自契至于成湯八遷孔氏曰十四世凡八徙國都愚按八遷惟昭明居砥石相土居商邱見於傳餘無所考砥石今陝州底柱商丘今應天府宋城湯始居亳從先王居孔氏曰契父帝嚳都亳湯自商邱遷焉愚按嚳之說非也唐虞以上無王稱且契非嚳子借使嚳子不宜謂嚳先王也先王者必指玄王此商人追稱之辭也故大紀曰從先君居以正書序及注之失亳今應天之穀熟蓋南亳也作帝告釐沃孔氏曰告來居沃土二篇皆亡

戊寅三十有六歲商湯元祀商湯征葛據經世張氏紀年然史記載征葛在聘伊尹之前葛今應天府寧陵縣

孟子曰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朱子曰仁人之心寬

洪惻怛而無計較大小强弱之私故小國雖或不恭而吾所以字之之心自不能已〇愚謂以是觀之則它日湯之征葛蓋不得已也　又曰湯居亳與葛爲鄰穀熟去寧陵八十里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愚按遺之牛羊使爲之耕皆以大事小之事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大紀曰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肉者奪之畏君命不敢校也有

一童子校曰而不能耕吾爲汝耕又奪吾食不亦甚乎葛伯殺之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内皆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讐也朱子曰言湯之心非以天下爲富而欲得之也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

履祥按書序前乎湯誓有帝告釐沃之書有湯征汝鳩汝方之書今皆亡矣史記載湯征之辭而不類蓋

非湯征之舊也孟子引亳衆往耕之事疑出此書而五就湯桀之事意者於鳩方之書得之也其詳不可得而聞矣

三十有七歲商湯進伊尹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集註曰要求也按史記伊尹欲行道以致君而無由乃為有莘氏之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蓋戰國時有為此說者○愚按有莘氏之女為湯妃莘亦作㜪國名也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

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樂堯舜之道蓋考迹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有所得而欣慕愛樂之也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爲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湯三使往聘之旣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思天下

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内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說湯以伐夏救民在去亳適夏復歸于亳之後非應聘之初即有是說也吾未聞枉已而正人者也況辱已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宫朕載自亳○皇甫謐曰伊尹力牧之後呂氏春秋曰居伊水路史曰堯之後也又曰伊炎帝上世所國今洛之伊

陽縣伊川堯之母家伊侯國按堯生於伊故爲伊祁氏伊尹恐其後雜書伊尹生於空桑葢地名諸說多妄○孟子曰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如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伊尹聖之任者也又曰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龜山楊氏曰伊尹之就湯以三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湯豈有伐桀

之意哉其進伊尹以事之也欲其悔過遷善而已伊尹既就湯則以湯之心爲心矣及其終也人歸之天命之不得已而伐之耳若湯初求伊尹即有伐桀之心而伊尹遂相之以伐桀是以取天下爲心也以取天下爲心豈聖人之心哉○大紀曰成湯薦伊尹于桀爲陳素王及九主之事桀不聽與羣臣沈湎于酒伊尹進諫曰君王以酒色之微壅天命而不理失人心而不圖反是爲善善則祥集習是爲不善不善則殃來君王宜留意焉

伊尹自亳凡五適夏告以堯舜之道桀終不聽

四十歲伊尹復歸於亳

書序曰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新序曰桀作瑤臺罷民力殫民財爲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羣臣相持歌曰江水沛沛兮舟楫敗兮我王廢兮趣歸薄兮薄亦大兮又曰樂兮樂兮四牡蹻兮六轡沃兮去不善而從善何不樂兮伊尹知天命之去舉觴而告桀曰君王

不聽臣之言亡無日矣桀拍然而作啞然而笑曰子何妖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也日有亡乎日亡吾乃亡耳於是伊尹接履而趨遂適商就湯湯立爲相故伊尹去夏歸亳商王而夏亡

甲申四十有二歲商湯七祀夏王桀囚商湯于夏臺既而釋之

大紀曰昔先王之田也開三面而驅之順驅不逐逆驅則殺所以愛天物不惟務獲而已也是時田者張網四

面合圍以殄天物於是成湯出田命去網三面曰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惟不用命者乃入吾網復古制也漢南諸侯聞之曰湯仁及禽獸而況於人乎皆歸心焉桀疾其大得諸侯和也召之囚於重泉夏臺已而釋之其後湯伐桀桀遂放焉桀謂人曰吾悔不殺湯於夏臺使至此

五十歲會諸侯于有仍氏有緡氏叛攻克之

通志曰夏王桀欲肆其侈心爲有仍之會有緡氏見王汰侈不善也引師先歸桀怒帥諸侯之師攻克之愈自

矜肆國人大崩諸侯韋氏顧氏昆吾氏黨桀之惡恣行亂政以虐其民

五十有一歲太史令終古出奔商

淮南子曰夏之將亡太史令終古先奔於商三年而夏桀乃亡○大紀曰夏桀鑿池爲夜宫男女雜處三旬不朝太史令終古執其圖法泣諫不聽終古出奔商

冬十月鑿山穿陵以通於河

通志曰冬十月鑿山穿陵以通於河諫者曰洩天氣發

地藏天子失道後必有敗桀殺之耆老或諫桀又殺之

朞年瞿山崩爲大澤水深九尺山覆于谷下反在上桀

見籙書云亡夏者桀于是大誅豪傑大費之裔曰費昌

見二日東出焰西沉問于馮夷夷曰西夏東商費昌乃

歸湯

甲午五十有二歲商湯十有七祀瞿山崩殺諫臣關龍

逢

大紀曰桀窮其宗族恥其勲舊輕其賢良棄義聽讒諸

侯危其位大夫隱其道舉事戾於天發令逆其時諫者皆殺之關龍逢進諫曰人君謙恭敬信節用愛人故天下安而社稷宗廟固今王侈靡嗜殺民惟恐君之後亡夫人心已去天命不祐盍少悛乎不聽龍逢立而不去桀怒遂殺之○通志曰桀有暴臣于辛陵轢諸侯諛臣左師曹觸龍讒賊忠良關龍逢引黄圖以諫曰古之人君愛民節用享國之日長今君用財若無窮殺人若弗勝亡無日矣立而不去桀曰子又妖言矣於是焚黄圖

殺龍逢

夏亡

通志曰桀之時至德滅而不揚帝道揜而不興發號逆四時春秋縮其和天地除其德樹社槁而崩裂容臺振而掩覆犬羣嘷而入淵豕御蓐而席隩兩日鬬五星錯行鬼哭于國枉矢流衆星隕地出黃霧泰山崩地震伊洛竭雷霆殺人○胡氏曰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官天下者定於立賢家天下者定於立嫡然孟子固巳言

禹薦益於天未嘗不以官天下爲心異時謳歌朝覲訟獄者乃不之益而之啓幸而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啓之再傳則循習而以傳子爲當然矣未幾而太康失邦釀成羿浞之禍夏統中絕者四十年非繼以少康之賢禹之宗祀不其殆乎陵遲至於履癸極矣何則嫡之分固前定也而嫡不能以必皆賢也天下生民之任則重也師保之說昉於商書湯尹之所以汲汲焉旁求俊彥啓迪後人者其慮固深遠矣大抵天之生大聖大賢固

不數其生大姦大惡亦不常見天下唯中才最多是以不可無教太甲成王固中才之主也非有伊尹周公則敗度敗禮者誰能使之改幼冲有過者又誰爲之亢世子之法哉厥後二君卒能克紹前烈爲商周之令主者夫豈其性然哉學問之功大師保之責隆也○許氏曰五帝之禪三代之繼皆數然也其間如堯舜有子之不肖變也堯舜能通之以揖遜而不能使巳子之不朱均湯武遇君之無道變也湯武能通之以征伐而不能使

夏商之無桀紂聖人遇變而通之亦惟達於自然之數

而已而一毫之巳私無與焉